舊唐書

三十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十六

劉昫

元稹　龐嚴　白居易　行簡　敏中附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兵部尚書昌平公巖六代祖也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悱南頓丞父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以稹貴贈左僕射稹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為稹自授書教之書學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制下除右拾遺稹性鋒鋭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即日上疏論諫職又以前時王叔文王伾以猥褻待詔蒙幸太子永貞之際大撓朝政是以訓導太子宮官宜選正人乃獻教本書曰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

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于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俾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習目不得閱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姦亂之音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縱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遊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于前固不能奪已成之君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故庸使違道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語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當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

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之人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以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于疎遠之臣庶乎若秦則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景武昭宣天資甚美才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隣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習即位之後雖遊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

還師傅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寮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為
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用至母后臨朝翦棄王室
當中睿二聖勤勞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
之職終不能吐扶衞之一辭而令醫匠胡安金剖腹以明之豈不
大哀哉耶兵興已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聵不任
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諭贊議之徒疎冗
散賤之甚者搢紳恥由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
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良而可以疾廢眊聵
不知書者為之師乎疎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不及上
古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往沉滯僻老之儒充侍直侍讀之選
而又疎棄斥逐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
養其身躬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祚我唐德以舜
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習
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傳後嗣則不

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之中才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內是天下之人傾耳注心之日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將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明達機務者為之更相進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子聚諸生定齒冑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足則去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已備則資遊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則俾知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平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因賤其兄弟而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哉憲宗覽之甚悅又論西北邊事皆日朝政之大者憲宗召對問方略為執政所忌出為河南縣尉丁母憂服除拜監察御

史四年奉使東蜀劾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又
籍沒塗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戶田宅一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
束錢七千貫時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稹雖舉職而執政有
與礪厚者惡之使還令分務東臺浙西觀察使韓皋封杖決湖
州安吉令孫澥四日內死徐州監軍使孟昇卒節度使王沼傳送
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郵舍安喪柩稹並劾奏以法河南尹
房式爲不法事稹欲追攝擅令停務既飛表聞奏罰式一月俸仍
召稹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襪
而走廳後士元追之後以箠擊稹傷面執政以稹少年後輩務作
威福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稹聰警絕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
居易友善工爲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衣
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爲元和體既以俊爽不容於朝
流放荊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稹量移通州司
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爲詩自有三十五十韻乃

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爲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悽惋十四年自虢州長史徵還爲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辭學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稹因獻其文自敘曰稹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歧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爲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芻蕘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稹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慙忝無地稹自御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專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風者有之辭直氣麤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痺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放効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辭皆目爲元和詩體稹

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
韻或為千言或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
戲排舊韻別創新辭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排自爾江湖間
為詩者復相放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詩言重複首尾韻同意
等不異前篇亦目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
於稹嘗以為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意累句已來實
慮糞土之牆庇之以大廈使不復破壞永為板築者之娛輒寫古體
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為五卷奉啟跪陳或希構
廈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欒櫨樸桷之材盡曾量度則
十餘年之邅迴不為無用矣楚深稱賞以為今代之鮑謝也穆宗
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稹所為嘗
稱其善宮中呼為元才子荊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
吏遇之常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
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為南宮散郎即日轉祠

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夐然與古爲侔遂盛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顧嘗爲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居無何召入翰林爲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爲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訐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內職授工部侍郎上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時王廷湊朱克融連兵圍牛元翼於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賜節鉞令罷兵俱不奉詔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報上有和王傅于方者故司空頔之子干進於稹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二人嘗客於燕趙間頗與賊黨通熟可以反間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財資其行仍賂兵吏部令史爲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于方之謀以稹與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爲稹所使欲結客王昭等刺度度隱而不發及神策軍中尉奏于方之事乃詔三司使韓

皐等訊鞫而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遂俱罷稹度平章事乃出稹爲同州刺史度守僕射諫官上䟽言責度太重稹太輕上心憐稹止削長春宮使稹初罷相三司獄未奏京兆尹劉遵古遣坊所由潛邏稹居第稹奏訴之上怒罰遵古遣中人撫諭稹稹至同州因表謝上自敘曰臣稹辜負聖明辱累恩獎便合自求死所豈謂尚忝官榮臣稹死罪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爲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爲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由是苦心爲文夙夜強學年二十四登吏部乙科授校書郎年二十八蒙制舉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爲學止於昇朝無朋友爲臣吹噓無親戚爲臣援庇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性成遂無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於延英旋爲宰相所憎出臣河南縣尉及爲監察御史又不規避專心糾繩復爲宰相怒臣不庇親黨因以他事貶臣江陵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元

和十四年憲宗皇帝開釋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署
者多是臣登朝時舉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拾遺補闕愚
臣既不料陛下天聽過卑知臣薄藝朱書授臣制誥延英召臣賜
緋宰相惡臣不出其門由是百萬侵毀陛下察臣無罪寵獎踰
深召臣面授舍人遣充承旨翰林學士金章紫服光飾陋軀人生
之榮臣亦至矣然臣益遭誹謗日夜憂危唯陛下聖鑒昭臨彌加
保任竟排群議擢授台司臣忝有肺肝豈並尋常宰相況當行營
退散之後牛元翼未出之間每聞陛下軫念之言愚臣恨不身先
士卒所問于方計策遣王友明等救解深州蓋欲上副聖情豈是
別懷他意不料姦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論塵瀆聖聰愧羞
天地臣本待辨明亦了便擬殺身謝責豈料聖慈尚加薄貶同州
雖違咫尺之間不遠郊圻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若
遣他人商量乍可與臣遠處方鎮豈肯遣臣俯近闕廷所恨今月
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顏乃至今日竄逐臣

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臣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顔但得再聞京城鍾鼓之音臣雖黄土覆面無恨九泉臣無任自恨自慙攀戀聖慈之至在郡二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竒秀稹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焉而諷詠詩什動盈卷秩副使竇鞏海内詩名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絶唱稹既放意娱遊稍不修邊幅以瀆貨聞於時凡在越八年大和初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三年九月入爲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會宰相王播倉卒而稹大爲路歧經營相位四年正月檢校戸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于鎮時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有子曰道護時年三歳稹仲兄司農少卿積營護喪事所著詩賦詔册銘誄論議等雜文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

稹長慶末因編刪其文槀自敘曰劉歆云制不可削予以為有可得而削之者貢謀猷持嗜慾君有之則譽歸于上臣專之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讓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新即位臣下未有以言刮視聽者予時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由是獻教本書諫職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為裴度李正辭韋熏訟所言當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為河南尉後累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粹逐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為節度使貪過礪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藉者皆入資貪過其稱摧薪盜賦無不為仍為礪密狀不當得醜謚予自東川還朋礪者潛切齒矣無何分莅東都臺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司皆牢獄有栽接吏械人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

絶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叛官予刻之忤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
帥郵傳其柩柩至洛其下毆詬主郵吏予命吏徙柩於外不得復
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使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太階
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寔家逃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
汴州没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入伯朝廷饋
東師主計者悞命牛車四千三百乘飛芻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
移或奏皆止之貞元已來不慣用文法內外寵臣皆喑嗚會河
南尹房式詐諼事發奏攝之前所喑嗚者叫譟宰相素以劾
叛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掾後十年始爲膳部員外郎穆宗初
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慶
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大用爲給舍
他忿恨者日夜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
及兵賦洎西北邊事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
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禁中語召入禁林且欲亟用

爲宰相是時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構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予爲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雖不能暴揚之遂果初意卒用予與裴俱爲宰相復有購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鞫之復無狀然而裴與予以故俱罷免始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謗咎亦無是之甚者是以心腹腎腸糜費於扶衛危亡之不暇又惡暇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二十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于陳暢辨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矣其餘郡縣之奏請賀慶之禮因亦附於件目始教本書至於爲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二十有七奏終歿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也其自敘如此欲知其作者之意備於此篇稹文友與白居易最善後進之士最重龐嚴言其文體類已保薦之

龐嚴者壽春人父景昭嚴元和中登進士第長慶元年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是月拜左拾遺聰敏絕人文章峭麗翰林學士元稹李紳頗知之明年二月召入翰林為學士轉左補闕再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嚴與右拾遺蔣防俱為稹紳保薦至諫官內職四年昭愍即位李紳為宰相李逢吉所排貶端州司馬嚴坐累出為江州刺史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制既下敖封還時人凜然相顧曰于給事犯宰相怒而為知己不亦危乎及覆制出乃知敖駁制書貶嚴太輕中外無不嗤誚以為口實初李紳謫官朝官皆賀逢吉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為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嚴復入為庫部郎中大和二年二月上試制舉人命嚴與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為試官以裴休為甲等制科之首有應直言極諫舉人劉蕡條對激切凡數千言不中選人咸以為屈其所對策大行於時登科者有請以身名授蕡者嚴再遷太常少卿五年權知京兆尹以強幹不避權豪

穪然無士君子之檢操貪勢嗜利因醉而卒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溫檢校都官郎中溫生鍠歷酸棗鞏二縣令鍠生季庚建中初爲彭城令時李正巳據河南十餘州叛正巳宗人洧爲徐州刺史季庚說洧以彭門歸國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別駕賜緋魚袋兼徐泗觀察判官歷衢州襄州別駕自鍠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於高齊賜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於下邽今爲下邽人焉居易幼聰惠絶人襟懷宏放年十五六時袖文一編投著作郎吳人顧況況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覽居易文不覺迎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絶復得吾子矣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禮部侍郎高郢擢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縣尉集賢校理居易文辭富豔尤

精於詩筆自歸校至結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皇帝納諫思理渴聞讜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為學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貯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獻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再瀆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案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校豎儒府縣

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飲無不先預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廄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臨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者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知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闕遺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居易與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舉交情隆厚稹自監察御史謫爲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羣上前面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秖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

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
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稹爲誡
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
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
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
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辭然外議喧喧皆
以爲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獲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
奏陳況聞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
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
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
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
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
礪在東川日枉法没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券
令監軍神柩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勅徵百姓草又奏韓皐使

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爲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悞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于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 疏入不報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爲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宜中爲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上又欲加河東王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鍔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鍔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

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繇是多見聽納五年當改官上謂崔羣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便奏來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爲内職求爲京府判司爲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府戸曹參軍六年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邽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寃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寘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爲江

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爲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在湓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嘗與人書言之曰予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木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立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羅爲牆援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居易與湊滿朗晦四禪師追永遠宗雷之迹爲人外之交每相攜遊詠躋危登險極林泉之幽邃至於翛然順適之際幾欲忘其形骸或經時不歸或踰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時元稹在通州篇詠贈答往來不以數千里爲遠嘗與稹書因論作文之大旨曰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

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誡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用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

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于時六義寖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巳意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巳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

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

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于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棊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

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落衆耳迹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迍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迍

剌至死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秩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或卧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

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
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
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
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
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
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
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
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今僕之詩人
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
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
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
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
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
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

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迹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為元白往還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太息矣僕常語足下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已尚病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為卷第待與

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地儻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懽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詮次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言也居易自敘如此文士以爲信然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潯陽浮江上峽十四年三月元稹會居易於峽口停舟夷陵三日時季弟行簡從行三人於峽州西二十里黃牛硤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南賓郡當峽路之深險處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爲木蓮荔枝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曰荔枝生巴峽間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此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木蓮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爲黃心樹經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豔膩皆同房獨蕊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二十日元

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丘元志寫之惜其遐僻因以三絕賦之有天教抛擲在深山之句咸傳於都下好事者喧然摸寫其年冬召還京師拜司門員外郎明年轉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始著緋時元稹亦徵還爲尚書郎知制誥同在綸閣長慶元年三月受詔與中書舍人王起覆試禮部侍郎錢徽下及第人鄭朗等十四人十月轉中書舍人十一月穆宗親試制舉人又與賈餗陳岵爲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職無不首居其選然多爲排擯不得用其才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浹嘗會于境上數日而別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曆中復出爲蘇州刺史文宗即位徵拜秘書監賜金紫九月上誕節召居易與僧惟澄道士趙常盈對御講論於麟德殿居易論難鋒起辭辨泉注上疑宿構深嗟挹之大和二年正月轉刑部侍郎封晉

陽縣男食邑三伯戶三年稱病東歸求爲分司官尋除太子賓客
居易初對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達顧遇頗欲奮厲効報
苟致身於訏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爲當路者所擠
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
逍遥自得吟詠情性爲事大和巳後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事起是
非排陷朝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潁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
易妻潁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
地冥於遠害凡所居官未甞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
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
於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樊
素蠻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旣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
因爲池上篇曰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
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
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

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池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五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洎臧獲之習管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仙與釀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大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

韻章命爲池上篇云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
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
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
木姑務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
盡在我前時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閑閑優哉游哉吾
將老乎其間又效陶潛五柳先生作醉吟先生以自況文章曠達
皆此類也大和末李訓構禍衣冠塗地士林傷感居易愈無宦情
開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辭疾不拜尋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
國侯四年冬得風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諸妓女樊蠻等仍自爲墓
志病中吟詠不輟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風痺之疾體瘝首眩
左足不支蓋老病相乘有時而至耳予栖心釋梵浪迹老莊因疾
觀身果有所得何則外形骸而內忘憂恚先禪觀而後順醫治旬
月以還厥疾少間杜門高枕澹然安閑吟詠興來亦不能遏遂爲
病中詩十五篇以自諭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

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並行於世長慶末浙東觀察使元稹為居易集序曰樂天始未言試指之無字能不誤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辭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玄珠斬白蛇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會憲宗皇帝策召天下士對詔稱旨又甲科未幾選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秘書之後多以詩章相贈答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體及雜體前後數十詩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辭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

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其繕
寫摸勒衒賣於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有至盜
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常於平水市中見村校
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
知予為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
一篇甚偽者宰相輒能辯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
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予時刺會稽因得
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
中集為名予以為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矣因號白氏長
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長可以為多矣夫諷諭之詩長
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
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誡之類長於當碑記敘
事制誥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冊剖判長於盡總而言
之不亦多乎哉人以為稹序盡其能事居易嘗寫其文集送江州

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聖善等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無子以其姪孫嗣遺命不歸下邽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

行簡字知退貞元末登進士第授秘省校書郎元和末中盧坦鎮東蜀辟爲掌書記府罷歸潯陽居易授江州司馬從兄之郡十五年居易入朝爲尚書郎行簡亦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長慶末振武奏水運營田使賀拔志言營田數過實詔令行簡按覆之不實志弘自刺死行簡寶曆二年冬病卒有文集二十卷行簡文筆有兄風辭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

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父弟也祖鏻位終揚府録事參軍父季康溧陽令敏中少孤爲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佐李聽歷河東鄭滑邠寧三府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大和七年丁母憂退

居下邽會昌初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尋除戶部員外郎還京
武宗皇帝素聞居易之名及即位欲徵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
衰病不任朝謁因言從弟敏中辭藝類居易即日知制誥召入翰
林充學士遷中書舍人累至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會昌末同平章
事兼刑部尚書集賢史館大學士宣宗即位加右僕射金紫光祿
大夫太清宮使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及李德裕再貶嶺南
敏中居四輔之首雷同毀譽無一言伸理物論罪之五年罷相檢校
司空出爲邠州刺史邠寧節度招撫党項都制置等使七年進位
特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等使十一年二月檢校
司徒平章事江陵尹荊南節度使懿宗即位徵拜司徒門下侍郎
平章事復輔政尋加侍中三年罷相爲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
累遷中書令太子太師致仕卒

史臣曰舉才選士之法尚矣自漢策賢良隋加詩賦罷中正之法
委銓舉之司繇是爭務雕蟲罕趨函杖矯首皆希於屈宋駕肩並

擬於風騷或侔箴闕之篇或勦補亡之句咸欲錙銖採葛糠粃懷
沙較麗藻於碧雞闘新奇於白鳳暨編之簡牘播在管絃未逃
季緒之詆訶孰望子虛之稱賞迨今千載不乏辭人統論六義之
源較其三變之體如二班者蓋寡類七子者幾何至潘陸情致之
文鮑謝清便之作迨於徐庾踵麗增華纂組成而耀以珠璣瑶臺
構而間之金碧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
馳聲於後或位昇台鼎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則向古
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齷齪者局於宮商放縱者流於鄭
衛若品調律度揚搉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
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
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壼奧盡治亂之
根荄非徒謡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爲優放心於
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

賛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

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六

左奉議郎紹興府府學教授朱　倬　校勘

劉　昫



趙宗儒　竇易直　李逢吉

段文昌子成式　宋申錫　李程

趙宗儒字秉文八代祖彤仕後魏爲征南將軍父驊爲秘書少監宗儒舉進士初授弘文館校書郎滿歲又以平判入高等補陸渾主簿數月徵拜右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父驊秘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一日當時榮之建中四年轉屯田員外郎内職如故居父憂免喪授司門司勳二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定百吏考績黜陟公當無所畏避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各以過黜之尚書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紹比皆考中上宗儒貶之中中又秘書少監鄭雲逵考其同官孫昌裔入上下宗儒復入中上凡考之中上者不過五十人餘多減入中中德宗聞而善之遷考功郎中丁母憂終喪授吏部郎中十一年遷給事中十二年與諫議

大夫崔損同日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俱賜紫金魚袋十四年罷相爲右庶子宗儒端居守道勤奉朝請而已德宗聞而嘉之二十年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曰知卿 閉關六年故有此拜曩者與先臣並命尚念之耶宗儒因俯伏流涕德宗崩順宗命爲德宗哀冊文辭頗悽惋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畿汝都防禦使入爲禮部戶部二尚書尋檢校吏部尚書守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荊南節度營田觀察等使散冗食之戍二千人六年又入爲刑部尚書八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召拜御史大夫俄遷檢校右僕射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晉絳慈隰節度觀察等使赴鎮後擅用供軍錢八千餘貫坐罰一月俸十二年七月入爲兵部尚書九月改太子少傅權知吏部尚書銓事十四年九月拜吏部尚書穆宗即位以初釋服令尚書省官試先朝所徵集應制舉人宗儒奏曰準今月十五日敕比者先朝徵集應制人等已及

時限恐皆來自遠方難於久住酌宜審事遂委有司定日就試如聞所集之人多已分散須知審的然後裁定宜令所司商量聞奏者伏以制科所設本在親臨南省試人亦非舊典今覃恩既畢庶政惟新況山陵日近公務繁迫待問之士就試非多臣等商量恐須權罷從之復拜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長慶元年二月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誕伶官縱肆中人掌敎坊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爲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以宗儒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師寶曆元年遷太子太保昭肅晏駕爲大明宮留守太和四年拜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傅文宗召見詔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文宗嘉納之五年宋申錫被誣上召師保巳下議其刑上以宗儒高年宜令不拜尋拜疏請老六年詔以司空致仕是歲九月卒年八十七廢朝册贈司徒宗儒以文學進前後三鎮方任入領選部略於儀矩切於治生時論以此少之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人祖元昌彭州九隴縣令父彧盧州刺史易直舉明經爲秘書省校書郎再以判等授藍田尉累歷右司兵部吏部三郎中元和六年遷御史中丞謝日賜緋魚袋八年改給事中九月出爲陜虢都防禦觀察使仍賜紫入爲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姦贓事發易直令曹官韋正晤訊之得贓三十萬上意其未盡詔重鞫坐贓三百萬貶易直金州刺史正晤長流昭州十三年六月遷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等使長慶二年七月汴州將李岕逐其帥李愿易直聞之欲出官物以賞軍或謂易直曰賞給無名却恐生患乃已軍士已聞之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州將王國清指以爲賞激諷州兵謀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數千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誅爲亂者每獲一人賞千萬衆喜倒戈擊亂黨並擒之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九月以李德裕代還爲吏部侍郎十一月改戶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四年五月以本官同

平章事判使如故改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寶曆元年七月罷判度支大和二年十月罷相檢校左僕射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五年入爲左僕射判太常卿事十一月檢校司空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六年以疾求還京師七年四月卒贈司徒謚曰恭惠易直自入仕十年餘常居散秩不應請辟及居方任亦以公廉聞在相位未嘗論用親黨凡於公舉即無所避然元和中吏部尚書鄭餘慶議僕射上日儀制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時爲御史中丞奏駁餘慶所議及易直爲右僕射却行隔品致敬之禮時論非之

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貞觀中學士李玄道曾孫祖顏父歸期逢吉登進士第釋褐授振武節度掌書記入朝爲左拾遺左補闕改侍御史充入吐蕃册命副使工部員外郎又充入南詔副使元和四年使還拜祠部郎中轉右司六年遷給事中七年與司勳員外郎李巨並爲太子諸王侍讀九年改中書舍人十一年二月權知禮部貢舉騎都尉賜緋四月加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金

累其貢院事仍委禮部尚書王播署牓逢吉天與姦回妬賢傷善時用兵討淮蔡憲宗以兵機委裴度逢吉慮其成功密沮之辭是相惡及度親征學士令狐楚爲度制辭言不合旨楚與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罷楚學士罷逢吉政事出爲劒南東川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穆宗即位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逢吉於帝有侍讀之恩遣人密結倖臣求還京師長慶二年三月召爲兵部尚書時裴度亦自太原入朝以度招懷河朔功復留度與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時嘗上表論稹姦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爲勢必相傾乃遣人告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爲元稹刺裴度及捕于方鞫之無狀稹度俱罷相位逢吉代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自是恃以恩澤結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學士李紳韋處厚等顯於上前言度爲逢吉排斥而度於國有功不宜擯棄故得以僕射在朝時巳失河朔而王智興擅據徐州李㝏據汴州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度再秉國鈞以攘其亂及爲逢吉

嫁禍奪其權四海爲之側目朝士上疏論列者十餘人屬時君荒淫政出羣小而度亨逐外藩學士李紳有寵逢吉惡之乃除爲中丞又欲出於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以紳褊直必與愈爭及制出紳果移牒往來愈性木強遂至語辭不遜喧論於朝逢吉乃罷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紳中謝日帝留而不遣冀城人鄭注以醫藥得幸於中尉王守澄逢吉令其從子仲言賂注求結於守澄仲言辯譎多端守澄見之甚悅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敬宗初即位年方童丱守澄從容奏曰陛下得爲太子逢吉之力也是時杜元頴李紳堅請立深王爲太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者逢吉尋封凉國公邑千戶兼右僕射昭愍即位左右屢言裴度之賢曾立大勳帝甚嘉之因中使往興元即令問訊寶

曆初度連上章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爲謀欲沮其來張權輿撰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閭巷言度相有天分應謠讖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言權輿所撰之言旣不能沮又令衞尉卿劉遵古從人安再榮告武昭謀害逢吉武昭者有才力裴度破淮蔡時擬用之累奏爲刺史及度被斥昭以門吏久不見用客于京師途窮頗有怨言逢吉與法司鞫昭行止則顯裴度任用以沮入朝之行逢吉又與同列李程不協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茅彙者於京師貴遊閒以氣俠相許二人出入程及逢吉之門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知武昭鬱鬱恨不得官仍叔謂昭曰程欲與公官但逢吉阻之昭愈憤怒因酒與京師人劉審張少騰說刺逢吉之言審以昭言告張權輿乃聞於逢吉即令茅彙召昭相見逢吉厚相結託自是疑怨之言稍息逢吉待茅彙尤厚嘗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爲自求僕當字足下爲利見文字往來其閒甚密及裴度求覲無計沮之即令訐武昭事以暴揚其迹再榮既告李仲

言誠稾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亦死稾曰寃死甘心誣人以自免予不爲也及昭下獄逢吉之醜迹皆彰昭死仲言流象州茅稾流嶲州李涉流康州李虞自拾遺爲河南士曹敬宗待裴度益厚乃自漢中召還復知政事逢吉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仍請張又新李續之爲參佐大和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五年八月入爲太子太師東都留守東畿汝防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八年李訓用事三月徵拜左僕射兼守司徒時逢吉已老病足不任朝謁即以司徒致仕九年正月卒時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曰成

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圖形淩煙閣祖德皎贈給事中父諤循州刺史贈左僕射文昌家于荆州倜儻有氣義節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韋皋在蜀表授校書郎李吉甫刺忠州文昌嘗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與裴垍同加獎擢授登封尉集賢校理俄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改祠部員外郎元和十一年守本

官充翰林學士文昌武元衡之子婿也元衡與宰相韋貫之不協
憲宗欲召文昌爲學士貫之奏曰文昌志尚不修不可擢居近密
至是貫之罷相李逢吉乃用文昌爲學士轉祠部郎中賜緋依前
充職十四年加知制誥十五年穆宗即位正拜中書舍人尋拜中書
侍郎平章事長慶元年拜章請退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
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寬
政爲治嚴靜有斷蠻夷畏服二年雲南入寇黔中觀察使崔元略
上言朝廷憂之乃詔文昌禦備文昌走一介之使以諭之蠻寇即退
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轉兵部兼判左丞事文宗即位遷御史
大夫尋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同平章事淮南節
度使大和四年移鎮荆南文昌於荆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贖爲
浮圖祠又以先人墳墓在荆州別營居第以置祖禰影堂歲時伏
臘良辰美景享薦之徹祭即以音聲歌舞繼之如事生者搢紳非
焉六年復爲劒南西川節度九年三月賜春衣中使至受宣畢無

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有文集三十卷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洎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鍾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子成式

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爲秘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閣書籍披閱皆遍累遷尚書郎咸通初出爲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陽以閑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所著酉陽雜俎傳於時

宋申錫字慶臣祖素父叔夜申錫少孤貧有文學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韋貫之罷相出湖南辟爲從事其後累佐使府長慶初拜監察御史二年遷起居舍人寶曆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翰林侍講學士申錫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愼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寶曆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被用時論以爲激勸文宗即位拜戶部郎中知制誥大和二年正拜中書舍人復爲翰林學士初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曆比致宮禁之禍及王守澄之領禁兵恃其宿舊跋扈尤甚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爲

姦利出入禁軍賣官販權中外咸扼腕視之文宗雅知之不能堪申錫時居內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嘗因召對與申錫從容言及守澄無可奈何令與外廷朝臣謀去之且約命爲宰相申錫頓首謝之未幾拜左丞踰月加平章事申錫素能謹直寵遇超輩時情大爲屬望及到中書剸斷循常望實頗不相副大和五年忽降中人召宰相入赴延英路隋李宗閔牛僧孺等既至中書東門中人云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被罪望延英以笏叩頭而退隋等至文宗以神策軍中尉王守澄所奏得本軍虞候豆盧著狀告宋申錫與漳王謀反隋等相顧愕然初守澄於浴堂以鄭注所構告于文宗守澄即時於市肆追捕又將以二百騎就靖恭里屠申錫之家會內官馬存亮同入諍於文宗曰謀反者適宋申錫耳何不召南司會議今卒然如此京師企足自爲亂矣守澄不能難乃止乃召三相告之又遣右軍差人於申錫宅捕孔目官張全眞家人買子信緣等又於十六宅及市肆追捕胥吏以成其獄文宗又召師

保僕射尚書丞郎常侍給事諫議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理卿同於中書及集賢院參驗其事翌日開延英召宰臣及議事官帝自詢問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之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韋溫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一十四人皆伏玉階下奏以申錫獄付外請不於禁中訊鞫文宗曰吾已謀於公卿大僚卿等且出玄亮固言援引今古辭理懇切玄亮泣涕久之文宗意稍解貶申錫為右庶子漳王為巢縣公再貶申錫開州司馬初申錫既得密旨乃除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不能謀而注與守澄知之潛為其備漳王湊文宗之愛弟也賢而有人望豆盧著者職屬禁軍與注親表文宗不省其詐乃罷申錫為庶子時京城恟恟眾所譁言以為宰相眞連十宅謀反百寮震駭居三日方審其詐諫官伏閤懇論文宗震怒叱諫官令出者數四時中外屬望大寮三數人廷辯其事僕射竇易直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愕然唯京兆尹崔琯大理卿

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曰且日王師又未獲即獄未具請出豆
盧著與申錫同付外廷勘當時人情翕然推重初議申錫抵
死顧物論不可又將投於嶺表文宗終悟外廷之言乃有開州之
命初申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私第止於外廳素服
以俟命其妻出謂之曰公爲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
申錫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姦亂反爲所羅織夫
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下申錫自居內廷及爲宰相以時
風侈靡居要位者尤納賄賂遂成風俗不暇更方遠害且與貞元
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謹潔尤以公廉爲己任四方問遺悉
無所受既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狀朝
野爲之歎息七年七月卒於開州詔曰申錫雖不能周慎自抵憲
章聞其亡殁遐荒良用悲惻宜許其歸葬鄉里以示寬恩開成元
年九月詔復申錫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
國賜紫兼贈兵部尚書仍以其子愼微爲城固縣尉

李程字表臣隴西人父鷫伯程貞元十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宏辭科累辟使府二十年入朝爲監察御史其年秋召充翰林學士順宗即位爲王叔文所排罷學士三遷爲員外郎元和中出爲劒南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十年入爲兵部郎中尋知制誥韓弘爲淮西都統詔程銜命宣諭明年拜中書舍人權知京兆尹事十二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入爲吏部侍郎封渭源男食邑三伯戶敬宗即位之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敬宗沖幼好治宮室畋遊無度欲於宮中營新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恭儉化天下陛下在諒闇之中不宜興作願以瓦木迴奉園陵上欣然從之程又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義程辯給多智筭能移人主之意尋加中書侍郎進封彭原郡公寶應二年罷相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大和四年三月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六年就加檢校司空七月徵爲左僕射中謝日奏曰臣所

忝官上禮前後儀注不同在元和長慶中僕射數人上日不受四品巳下官拜近日再定儀注四品巳下官悉許受拜王涯竇易直巳行之於前今御史臺云巳聞奏太常寺定取十五日上臣進退未知所據時中丞李漢以爲受四品巳下拜太重勑曰僕射上儀近巳詳定所緣拜禮皆約令文巳經施行不合更改宜准太和四年十一月六日勑處分程藝學優深然性放蕩不修儀檢滑稽好戲而居師長之地物議輕之七年六月檢校司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九年復爲河中晉絳節度使就加檢校司徒開成元年五月入復爲右僕射兼判太常卿事十一月兼判吏部尚書銓事二年三月檢校司徒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有司謚曰繆子廓廓進士登第以詩名聞於時大中末累官至潁州刺史再爲觀察使廓子晝亦登進士第

史臣曰宗儒易直以寬柔養望坐致公台與時沉浮壽考終吉可謂能奉身矣逢吉起徒步而至鼎司欺蔽幼君依憑內豎蛇虺其

腹毒害正人而不與李訓同誅天道禍淫明矣申錫小器大謀貶死爲幸程不持士範殁獲醜名君子操修豈宜容易

贊曰趙竇優柔坐享公侯蝮蛇治葛逢吉之流豈無令人主輔謨猷程錫弼諧于道難周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七

左奉議郎充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倬校正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八

劉昫等修

韋溫 蕭祐 獨孤郁 郁弟朗 錢徽 徽子可復可及

高釴 釴弟銖鍇 馮宿 弟定審 封敖

韋溫字弘育京兆人祖肇吏部侍郎父綬德宗朝翰林學士以散騎常侍致仕綬弟貫之憲宗朝宰相自有傳溫七歲時日念毛詩一卷年十一歲應兩經舉登第釋褐太常寺奉禮郎以書判拔萃調補秘書省校書郎時綬致仕田園聞溫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羣士之上得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令設席於廷自出判目試兩節溫命筆即成綬喜曰此無愧也調授咸陽尉入為監察御史以父在田里憲府禮拘難於省謁不拜換著作郎一謝即還侍省父疾溫侍醫藥衣不解帶垂二十年父憂毀瘠踰制免喪久之為右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溫倡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輩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電而致聖君賢

相蒙蔽惑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閤切爭之由是知名大和五年太廟第四第六室破漏上怒罰宗正卿李銳將作王融乃詔中使鳩工補葺之溫上疏曰臣聞吏舉其職國家所以治事歸於正朝廷所以尊夫設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奉宗廟也伏以太廟當修詔下踰月有司弛墮曾不加誠宜黜慢官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此則事歸于正吏舉其職也而聖恩不勞百職無曠今慢官不恪止于罰俸宗廟所切便委內臣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羣官有司便同委弃此臣竊為聖朝惜此事也事關宗廟皆書史策苟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得委所司營繕則制度不紊官業交修上乃止內使羣臣上尊號溫上疏曰德如三皇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徽號之來乃聖王之末事今歲三川水災江淮旱歉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深嘉之乃止改侍御史李德裕作相遷禮部員外郎或以溫厚於牛僧孺言於德裕德裕曰此人堅正中立君子也

鄭注鎭鳳翔自知不爲所齒求德門子弟爲參佐請温爲副使或以爲理不可拒拒則生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鄭注誅轉考功員外郎尋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以父職禁廷憂畏成病遺誡不令居禁職懇辭不拜俄兼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院午見莊恪太子温曰殿下盛年宜早起學周文王爲太子雞鳴時問安西宮太子幼不能行其言稱疾上不悅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王晏平爲靈武刻削軍士贓罪發帝以智興之故減死貶官温三封詔書文宗深獎之莊恪得罪召百寮諭之温曰太子年幼陛下訓之不早到此非獨太子之過遷尚書右丞吏部員外郎張文規父弘靖長慶初在幽州爲朱克融所囚文規不時省赴人士喧然罪之温居綱轄首糾其事出文規爲安州刺史鹽鐵判官姚勗知河陰院嘗雪寃獄鹽鐵使崔珙奏加酬奬乃令權知職方員外郎制出令勗省上温執奏曰國朝已來郎官最爲清選不可以賞能吏上令中使宣諭言勗能官且放入省

温堅執不奉詔乃改昂檢校禮部郎中翌日帝謂楊嗣復曰韋温不放姚昂入省有故事否嗣復對曰韋温志在銓擇清流然姚昂士行無玷梁公元崇之孫自殿中判鹽鐵案陛下獎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爲陛下當煩劇者此衰晉之風也上素重温亦不奪其操出爲陝虢觀察使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召拜吏部侍郎欲引以爲相時李漢以家行不謹貶汾州司馬温從容白德裕曰李漢不爲相公所知昨以不孝之罪絀免乞加按問德裕曰親情耶温曰雖非親昵久相知耳德裕不悅居無何出温爲宣歙觀察使辟鄭處誨爲觀察判官德裕愈不悅池州人訟郡守温按之無狀杖殺之明年病生於首謂愛胥張復魯曰予任校書郎時夢二黃衣人齎符來追及滻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墳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公訣矣明日卒贈工部尚書謚曰孝温在朝時與李珏楊嗣復周旋及楊李禍作歎曰楊三李七若取我語豈至是耶初温以楊李與德裕交怨及居位温勸楊李徐用

德裕釋憾解慍二人不能用故及禍溫無子女適薛蒙善著文續曹大家女訓十二章士族傳寫行于時溫剛腸寡合人多疎簡唯與常侍蕭祐善

蕭祐者蘭陵人少孤貧耿介苦學事親以孝聞自處士徵拜左拾遺累遷至考功郎中祐博雅好古尤喜圖畫嘗前代鍾王遺法蕭張筆勢編序眞僞爲二十卷元和末進御優詔嘉之授兵部郎中出爲虢州刺史御史入爲太常少卿轉諫議大夫踰月爲桂州刺史中丞桂管防禦與觀察使大和二年八月卒于官贈右散騎常侍祐閑澹貞退善鼓琴賦詩書畫盡妙遊心林壑嘯詠終日而名人高士多與之遊給事中韋溫尤重之結爲林泉之友

獨孤郁河南人父及天寶末與李華蕭穎士等齊名善爲文所著仙掌銘大爲時流所賞位終常州刺史郁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文學有父風尤爲舍人權德輿所稱以子妻之貞元末爲監察御史元和初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第四等拜左拾遺太子

司議郎杜從郁拜左補闕郁與同列論之曰從郁是宰臣佑之子父居宰執從郁不宜居諫列乃改爲左拾遺又論曰補闕之與拾遺資品雖殊同是諫官若時政或有得失不可令子論父從郁竟改他官四年轉右補闕又與同列拜章論中官吐突承璀不宜爲河北招討使乃改招撫宣慰使五年兼史館修撰尋召充翰林學士遷起居郎權德輿作相郁以婦公辭内職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壻因詔宰相於士族之家選尚公主者遷郁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館事預修德宗實錄七年以本官復知制誥八年轉駕部郎中其年十月復召爲翰林學士九年以疾辭内職十一月改秘書少監卒郁弟朗嘗居諫官請罷淮西用兵不協旨貶興元戶曹入爲監察御史轉殿中十五年兼充史館修撰遷都官員外郎長慶初諫議大夫李景儉於史館飲酒憑醉謁宰相語辭侵侮朗坐同飲出爲漳州刺史入爲左司員外郎遷諫議大夫揚州節度使王播罷兼鹽鐵使行賂於中人求復領銅鹽朗上章論之

寶曆元年十一月拜御史中丞二年六月賜金紫之服侍御史李道樞乘醉謁郎郎劾之左授司議郎憲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請命于朝時崔晃鄭居中不由憲長而除皆丞相之僚舊也勑命雖行郎拒而不納晃責改太常博士居中分司東臺其年十月高少逸入閤失儀郎不彈奏宰相銜阻崔晃事左授少逸賛善大夫郎亦罰俸郎稱執法不稱乞罷中丞敬宗令中使諭之不允其讓文宗即位改工部侍郎大和元年八月出爲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是月赴官暴卒於路贈右散騎常侍郎子庠亦登進士第大中後官達亦至侍郎

錢徵字蔚章吳郡人父起天寳十年登進士第起能五言詩初從鄉薦寄家江湖常於客舍月夜獨吟遽聞人吟於廷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爲鬼恠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試之年李暐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謠十字爲落句暐深嘉之稱爲絶唱是歲登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

大曆中與韓翃李端輩十人俱以能詩出入貴遊之門時號十才子形於圖畫起位終尚書郎徽貞元初進士擢第從事戎幕元和初入朝三遷祠部員外郎召充翰林學士六年轉祠部郎中知制誥八年改司封郎中賜緋魚袋內職如故九年拜中書舍人十一年王師討淮西詔朝臣議兵徽上疏言用兵累歲供饋力殫宜罷淮西之征憲宗不悅罷徽學士之職守本官長慶元年爲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牓出渾之漢賓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譴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志由逕以徼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子壻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內殿面奏

言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覆藝能不於異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亦多比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誠宜盡弃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弘寧撫式示殊恩特掩爾瑕庶明予志孔温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粗通與及第裴譔特賜及第鄭朗等十人並落下自今後禮部舉人宜準開元二十五年勅及第訖所試雜文幷策送中書門下詳覆尋貶徽爲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劒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開江令初議貶徽宗閔

徵士令徽以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愧心
得喪一致脩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謟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
長者旣而穆宗知其朋比之端乃下詔曰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
朝士庶人相與謗於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眞理
古也朕甚慕焉中代已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説
則侵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告及下光武不
以單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以防三至之毀重兩
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當
事也末代偷巧內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
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譖進則諛言諂笑以
相求退則羣居州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蓋發其陰私公論不
容之誅是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
比周之迹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
以勤恪蒞官而曰務從簡易提紀綱者不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

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衆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皆行兵興已來人散久矣始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雕刓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樞機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冀去其尤者而宰臣懼其寖淫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勸誡之詔遂伸告諭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元稹之辭也制出朋比之徒如撻於市咸睚眦於紳稹徽明年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文宗即位徵拜尚書左丞大和元年十二月復授華州刺史二年秋以疾辭位授吏部尚書致仕三年三月卒時年七十五子可復可及皆登進士第可復累官至禮部郎中大和九年鄭注出鎮鳳翔李訓選名家子以爲賓佐授可復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鳳翔節度副使其年十一月李訓敗鄭注誅可復

爲鳳翔監軍使所害

高釴字翹之祖鄭賓宋州寧陵令父去疾攝監察御史釴元和初進士及第判入等補秘書省校書郎累遷至右補闕充史館修撰十四年上疏請不以內官爲京西北和糴使十五年轉起居郎依前充職釴孤貞無黨而能累陳時政得失長慶元年穆宗憐之面賜緋於思政殿仍命以本官充翰林學士二年遷兵部員外郎依前充職四年四月禁中有張韶之變敬宗幸左軍是夜釴從帝宿於左軍翌日賊平賞從臣賜釴錦綵七十匹轉戶部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充職如故謝恩於思政殿因諫敬宗以求理莫若躬覯用示憂勤之旨也帝深納其言又賜錦綵五十匹寶曆二年三月罷學士守本官大和三年七月授刑部侍郎四年冬遷吏部侍郎銓綜之司官業振舉七年出爲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八年六月卒贈兵部尚書遺命薄葬釴少時孤貧槩己力行與弟銖鍇皆以檢靜自立致位崇顯居家友睦爲搢紳所重

銖元和六年登進士第穆宗即位入朝爲監察御史累遷員外郎吏部郎中大和五年拜給事中七年爲外官監考使八年十月文宗用國子助教李仲言爲侍講銖率諫官伏閤論曰仲言素行纖邪若聽用必亂國經上令中使宣諭曰朕要仲言講書非有聽用也是歲先旱後水京師穀價騰踴彗星爲變舉選皆停人情雜然流議鄭注姦謀日聞于外銖等犯難論諍冀上省悟既奉宣傳相顧失色以其危亡可翹足而待也明年訓注竊權惡銖不附己五月出爲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開成三年就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尋入爲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爲河南尹會昌末爲吏部侍郎

錯元和九年登進士第昇宏辭科累遷吏部員外大和三年準勅試别頭進士明經鄭齊之等十八人牓出之後語辭紛競監察御史姚中立以聞詔錯審定乃昇李景王淑等人以爲公六年十二月自司勳郎中轉諫議大夫七年遷中書舍人九年十月以本官權知禮

部貢舉開成元年春試畢進呈及第人名文宗謂侍臣曰從前文
格非佳昨出進士題目是朕出之所試似勝去年鄭覃曰陛下改
詩賦格調以正頹俗然高鍇亦能勵精選士仰副聖旨帝又曰近
日諸侯章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記以誡其流李石
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乃以鍇爲
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三年牓出後勑曰
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途塡委要窒其源宜改
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鍇選擢雖多頗得實才抑
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尋轉吏部侍郎其年九月出爲鄂州刺史
御史大夫鄂岳觀察使卒鍇子湜鍇子湘偕登進士第
湜咸通十二年爲禮部侍郎
湘自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咸通年改諫議大夫坐宰相
劉瞻親厚貶高州司馬乾符初復爲中書舍人三年遷禮部侍郎
選士得人出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觀察等使卒

馮宿東陽人卄歲隨父子華廬祖墓有靈芝白兎之祥宿昆弟三人皆幼有文學宿登進士第徐州節度張建封辟爲掌書記後建封卒其子愔爲軍士所立李師古欲乘喪襲取時王武俊且觀其釁愔恐懼計無所出宿乃以檄書招師古而説武俊曰張公與君爲兄弟欲同力驅兩河歸天子衆所知也今張公殁幼子爲亂兵所脅內則誠款隔絶於朝廷外則境土侵逼於强寇孤危若此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念先僕射之忠勳捨其子之迫脅使得束身自歸則公於朝廷有靖亂之功於張氏有繼絶之德矣武俊大悦即以表聞由是朝廷賜愔節鉞仍贈建封司徒宿以嘗從建封不樂與其子處乃從浙東觀察使賈全府辟愔恨其去己奏貶泉州司戶徵爲太常博士王士眞死以其子承宗不順不加謚宿以爲懷柔之義不可遺其忠勞乃加之美謚轉虞部都官二員外郎元和十二年從裴度東征爲彰義軍節度判官淮西平拜比部郎中會韓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爲歙州刺史爲刑部郎中

十五年權判考功宿以宰臣及三品巳下官故事內校考別封以進翰林學士職居內署事莫能知請依前書上考諫官御史亦請仍舊並書中上考長慶元年以本官知制誥二年轉兵部郎中依前充職牛元翼以深州不從王庭湊詔授襄州節度使元翼未出深州爲庭湊所圍二年以宿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往揔留務監軍使周進榮不遵詔命宿以狀聞元翼既至宿歸朝拜中書舍人轉太常少卿敬宗即位宿常導引乘輿出爲華州刺史以父名拜章乞罷改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充考制策官大和二年拜河南尹時洛苑使姚文壽縱部下侵欺百姓吏不敢捕一日遇大會嘗所捕者傲睨於文壽之側宿知而掩之杖死大和四年入爲工部侍郎六年遷刑部侍郎修格後勑三十卷遷兵部侍郎九年出爲劒南東川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開成元年十二月卒廢朝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有文集四十卷子圖陶韜三人皆登進士揚歷清顯宿弟定字介夫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

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子頔牧姑蘇也定寓焉頔友於布衣間後頔帥襄陽定乘驢詣軍門吏不時白定不留而去頔慙恚笞軍吏馳載錢五十萬及境謝之定飯逆旅復書責以貴傲而返其遺頔深以爲恨權德輿掌貢士擢居上第後於潤州佐薛苹幕得校書郎尋爲鄠縣尉充集賢校理定先時居父憂因號毀得肺病趨府或不及時大學士疑其恃才簡怠乃奪其職俾爲大理評事登朝爲太常博士轉祠部員外郎寶曆二年出爲郢州刺史長壽縣尉馬洪紹告定強奪人妻及將闕官職田祿粟入己費用詔監察御史李顧行鞫之獄具上聞制曰馮定經使臣推問無入己贓私所告罰錢又皆公用然長吏之體頗涉無儀刑賞或乖宴遊不節緣經恩赦難更科書猶持郡符公議不可宜停見任尋除國子司業河南少尹大和九年八月爲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揔樂工閱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

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玨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乃召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錫禁中瑞錦仍令大録所著古體詩以獻尋遷諫議大夫知匭事是歲李訓事敗伏誅衣冠橫罹其禍中外危疑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衛在殿門定抗疏論罷人情危之又請許左右史隨宰臣入延英記事宰臣不樂二年改太子詹事三年宰臣鄭覃拜太子太師欲於尚書省上事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於都省禮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人推美之四年遷衛尉卿是歲上章請老詔以左散騎常侍致仕會昌六年改工部尚書而卒先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爲黒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番也見其國人寫定商山記於屏障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子袞顓軒巖四人皆進士登第咸通中歷位臺省宿從弟審寛

審父子郁審貞元十二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入爲監察御史累遷

至兵部郎中開成三年遷諫議大夫四年九月出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入爲國子祭酒國子監有孔子碑睿宗篆額加大周兩字蓋武后時篆也審請琢去僞號復大唐字從之咸通中卒於秘書監審弟寬子緘皆進士擢第知名於時

封敖字碩夫其先渤海蓨人祖希奭父諒官卑敖元和十年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大和中入朝爲右拾遺會昌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拜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澁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迴鶻誅劉稹議兵之際同列或有不可之言唯德裕籌計指畫竟立奇功武宗賞之封衛國公守太尉其制語有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壺關晝鏁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逮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敖深禮重

之然敎不持士範人重其才而輕其所爲德裕不能大用之德裕罷相敎亦罷內職宣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大中二年典貢部多擢文士轉吏部侍郎渤海男食邑七百戶四年出爲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使歷左散騎常侍十一年拜太常卿出爲淄青節度使入爲戶部尚書卒子彥卿望卿從子特卿皆進士及第咸通後歷位清顯

史臣曰韋公鯁亮守官犯而得禮蕭子恬於吏隱抑亦名賢蔚章操韻非高而從容長者郁朗襟槩鬱有世風三高並秀於一時二馮爭驅於千里咸以擒英掞藻華國揚名潤色之能封無與讓壽考垂慶儒何負哉

贊曰伏蒲進諫染翰爲文獨孤韋氏志在匡君馮高諸子綺繡繽紛禁垣擅美渤海凌雲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八　左奉議郎充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倬校正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九

劉　昫　等修

李訓　鄭注　王涯　王璠　賈餗

舒元輿　郭行餘　羅立言　李孝本

李訓肅宗時宰相揆之族孫也始名仲言進士擢第形貌魁梧神情灑落辭敏智捷善揣人意寶曆中從父逢吉爲宰相以訓陰險善計事愈親厚之初與茅彙等欲中傷李程及武昭事發訓坐長流嶺表會赦得還丁毋憂居洛中時逢吉爲留守思復爲宰相且深怨裴度居常憤鬱不樂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以爲然遺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注得賂甚悅乘間薦于中尉王守澄乃以注之藥術訓之易道合薦于文宗守澄以訓縗粗難入禁中帝令訓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入內帝見其指趣甚奇之及訓釋服在京師大和八年自流人補四門助教召入內殿面賜緋魚其年十月遷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

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兩省諫官伏閤切諫言訓姦邪海內聞知不宜令侍宸扆終不聽文宗性守正嫉惡以宦者權寵太過繼為禍胎元和末弒逆之徒尚在左右雖外示優假心不堪之思欲芟落本根以雪讎恥九重深處難與將相明言前與侍講宋申錫謀謀之不臧幾成反噬自是巷伯尤橫因鄭注得幸守澄俾之援訓與黃門之不疑也訓既在翰林解易之際或語及巷伯事則再三憤激以動上心以其言論縱橫謂其必能成事遂以真誠謀於訓注自是二人寵幸言無不從而深秘之謀往往流聞於外上慮中人猜慮乃疏易義五條示於百辟有能出訓之意者賞之蓋欲知上以師友寵之九年七月改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九月遷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仍賜金紫之服詔以平章之暇三五日一入翰林訓既秉權衡即謀誅內豎中官陳弘慶者自元和末負弒逆之名忠義之士無不扼腕時為襄陽監軍乃召自漢南至青泥驛遣人封杖決殺王守澄自

長慶已來知樞密典禁軍作威作福訓旣作相以守澄爲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罷其禁旅之權尋賜酖殺之訓愈承恩顧每別殿奏對他宰相莫不順成其言黃門禁軍迎拜戢斂訓本以纖達門庭趨附之士率皆狂怪險異之流時亦能取正人偉望以鎮人心天下之人有冀訓以致太平者不獨人主惑其言訓雖爲鄭注引用及祿位俱大勢不兩立託以中外應赴之謀出注爲鳳翔節度使俟誅內豎即兼圖注約以其年十一月誅中官須假兵力乃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戶部尚書王璠爲太原節度使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大尹事太府卿韓約爲金吾街使刑部郎中知雜李孝本權知中丞事皆訓之親厚者冀王璠郭行餘未赴鎮間廣令召募豪俠及金吾臺府之從者俾集其事是月二十一日帝御紫宸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曰金吾左仗院石榴樹夜來有甘露臣已進狀訖乃蹈舞再拜宰相百官相次稱賀李訓奏曰甘露降祥俯在宮禁陛下宜親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乘軟舁出紫宸門

由含元殿東階昇殿宰相侍臣分立於副階文武兩班列於殿前上令宰相兩省官先往視之既還曰臣等恐非眞甘露不敢輕言言出四方必稱賀也上曰韓約妄耶乃令左右軍中尉樞密內臣往視之既去訓召王璠郭行餘曰來受勑旨璠恐悚不能前行餘獨拜殿下時兩鎮官健皆執兵在丹鳳門外訓已令召之唯璠從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中尉樞密至左仗聞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閽者欲扃鏁之爲中人所叱執關而不能下內官迴奏韓約氣懾汗流不能舉首中官謂之曰將軍何及此耶又奏曰事急矣請陛下入內即舉軟輿迎帝訓殿上呼曰金吾衛士上殿來護乘輿者人賞百千內官決殿後罘罳舉輿疾趨訓攀呼曰陛下不得入內金吾衛士數十人隨訓而入羅立言率府中從人自東來李孝本率臺中從人自西來共四百餘人上殿縱擊內官死傷者數十人訓時愈急邐迤入宣政門帝瞋目叱訓內官郗志榮奮拳擊其胷訓即僵仆於地帝入東上閤門門即闔內官呼萬歲者數四須臾

內官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遇人即殺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方中書會食聞難出走諸司從吏死者六七百人是日訓中拳而仆知事不濟乃單騎走入終南山投寺僧宗密訓與宗密素善欲剃其髮匿之從者止之乃趨鳳翔欲依鄭注出山爲盩厔鎮將宗楚所得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入軍別受榜掠乃謂兵士曰所在有兵得我者即富貴不如持我首行被奪取乃斬訓持首而行訓弟仲景再從弟戶部員外郎元皐皆伏法仇士良以宗密容李訓遣人縛入左軍責以不告之罪將殺之宗密怡然曰貧僧識訓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魚弘志嘉之奏釋其罪

鄭注絳州翼城人始以藥術游長安權豪之門本姓魚冒姓鄭氏故時號魚鄭注用事時人目之爲水族元和十三年李愬爲襄陽節度使注往依之愬得其藥力因厚遇之署爲節度衙推從愬移鎮徐州又爲職事軍政可否愬與之參決注詭辯陰狡善探人

意旨與愬籌謀未嘗不中其意然挾邪任數專作威福軍府患之時王守澄監徐軍深怒注一日以軍情患注白于愬愬曰彼雖如此實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不如旨去未爲晚愬即令謁監軍守澄初有難色及延坐與語機辯縱衡盡中其意遂延于内室促膝投分恨相見之晚翌日守澄謂愬曰誠如公言實奇士也自是出入守澄之門都無限隔愬署爲巡官寵於賓席及守澄入知樞密當長慶寶曆之際國政多專於守澄注晝伏夜動交通賂遺初則讒邪姦巧之徒附之以圖進取數年之後達僚權臣爭湊其門累從山東京西諸軍歷衛佐評事御史又檢校庫部郎中爲昭義節度副使既以陰事誣陷宋申錫守道正人始側目焉大和七年罷邠寧行軍司馬入京師御史李款閤内彈之曰鄭注内通敕使外結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内諫章十數文宗不納尋授注通王府司馬充右神策判官中外駭歎八年九月注進藥方一卷令守

澄召注對浴堂門賜錦綵召對之夕彗出東方長三尺光耀甚緊其年十二月拜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起第善和里通於永巷長廊複壁日聚京師輕薄子弟方鎮將吏以招權利閒日入禁軍與守澄款密語必移時或通夕不寐李訓旣附注以進承閒入謁而輕俘躁進者盈於注門九年八月遷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召自九仙門帝面賜告身時李訓巳在禁庭二人相洽日侍君側講貫太平之術以爲朝夕可致昇平兩姦合從天子益惑其說是時訓注之權赫於天下旣得行其志生平恩讎絲毫必報因楊虞卿之獄挾忌李宗閔李德裕心所惡者目爲二人之黨朝士相繼斥逐班列爲之一空人人惴慄若崩厥角帝微知之下詔慰喻人情稍安訓注天資狂妄偷合苟容至於經略謀猷無可稱者初浴堂召對上訪以富人之術乃以榷茶爲對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園官自造作量給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又言秦中有災宜興工役以禳之文宗能詩甞吟杜甫江頭篇

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始知天寶已前環曲江四岸有樓臺行宮廨署心切慕之既得注言即命左右神策軍差人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以時追賞時兩軍造紫雲樓彩霞亭內出樓額以賜之注言無不從皆此類也九月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尹鳳翔節度使蓋與李訓謀事有期欲中外協勢十一月注聞訓事發自鳳翔率親兵五百餘人赴闕至扶風聞訓敗乃還監軍使張仲清已得密詔迎而勞之召至監軍府議事注倚兵衛即赴之仲清已伏兵幕下注方坐伏兵發斬注傳首京師部下潰散注家屬屠滅靡有孑遺初未獲注京師憂恐至是人人相慶注兩目不能遠視自言有金丹之術可去痿弱重膇之疾始李愬自云得效乃移之守澄亦神其事繇是中官視注皆憐之卒以是售其狂謀而守澄自貽其患復致衣冠塗地豈一時之沴氣歟既籍役其家財得絹一百萬匹他貨稱是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父晃涯貞元八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釋褐

藍田尉貞元二年十月召充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左補闕起居舍人皆充內職元和三年爲宰相李吉甫所怒罷學士守都官員外郎再貶虢州司馬五年入爲吏部員外七年改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九年八月正拜舍人十年轉工部侍郎知制誥加通議大夫清源縣開國男學士如故十一年十二月加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三年八月罷相守兵部侍郎尋遷吏部穆宗即位以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劒南東川節度使其年十一月吐蕃南北掎角入寇西北邊騷動詔兩川兵拒之時蕃軍逼雅州涯上疏曰臣當道出軍徑入賊腹有兩路一路從龍州清川鎮入蕃界徑抵故松州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一路從綿州威蕃柵入蕃界徑抵棲雞城皆吐蕃險要之地又曰臣伏見方今天下無犬吠之警海內同覆盂之安毋蕃戎一警則中外咸震致陛下有旰食軫懷之憂斯乃臣等居大官受重寄者之深責也雖承詔發卒心馳寇廷其於爲國討除使戎人芟剪晝夜思忖何補涓毫所以懍懍愚心願陳萬一臣觀自

古長策昭然可觀在於實邊兵選良將明斥候廣資儲杜其姦謀險其走集此立朝士大夫皆知不獨微臣知之也秪在舉行之耳然臣愚見所及猶欲布露者誠願陛下不愛金帛之費以釣北虜之心臨遣信臣與之定約曰犬戎悖亂負恩為邊鄙患者數矣能制而服之者唯在北蕃如能發兵深入殺若干人取若干地則受若干之賞開懷以示之厚利以啗之所以勸奮要約者異於他日則匈奴之銳可得出矣一戰之後西戎之力衰矣穆宗不能用其謀長慶元年幽鎮復亂王師征之未聞剋捷涯在鎮上書論用兵曰伏以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豺虎之非心囚繫鼎臣戕賊戎帥毒流列郡釁及賔僚凡在有情孰不扼腕咸欲横戈荷戟問罪賊廷伏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服邇無不安矧茲二方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貔貅問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傾山壓卵決海灌熒勢之相懸不是過也但以常山燕郡虞號相依一時興師恐費財力且夫罪有輕重事

有後先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陽肇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情亦可驗鎮州構禍殊匪偶然扇動屬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寬刑鎮冀之戎必資先討況廷湊闇昔不席父祖之恩成德分離人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讎之衆昭義願盡敵之師叅之晉陽輔以滄易犄角而進易若建瓴盡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爲失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忠輙在於此臣又聞用兵若鬬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戎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迫冀趙次下井陘此百舉百全之勢也臣受恩深至無以上酬輕冒陳聞不勝戰越伯涯踪至盧士玫已爲賊刼陷瀛莫州兇勢不可遏俄而二兇俱宥之三年入爲御史大夫敬宗即位改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鹽鐵轉運使俄遷禮部尚書充職寶曆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就加檢校司空大和三年正月入爲太常卿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

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曲成涯與太常丞
李廓少府監庾承憲押樂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悅
賜涯等錦綵四年正月守吏部尚書檢校司空復領鹽鐵轉運使
其年九月守左僕射領使奏李師道前據河南十二州其兗鄆淄
青濮州界舊有銅鐵冶每年額利百餘萬自收復未定稅額請
復係鹽鐵司依建中元年九月勅例制置從之七年七月以本官同
平章事進封代國公食邑二千戶八年正月加檢校司空門下侍
郎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九年五月正拜司空仍令所司冊命
加開府儀同三司仍兼領江南榷茶使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訓事敗文
宗入內涯與同列歸中書會食未下筯吏報有兵自閤門出逢
人即殺涯等蒼惶步出至永昌里茶肆爲禁兵所擒并其家屬奴
婢皆繫於獄仇士良鞫涯反狀涯實不知其故械縛既急搒笞不
勝其酷乃令手書反狀自誣與訓同謀獄具左軍兵馬三百人領
涯與王璠羅立言右軍兵馬三百人領賈餗舒元輿李孝本先

赴郊廟循兩市乃腰斬於子城西南隅獨柳樹下涯以榷茶事百姓怨恨詬罵之投瓦礫以擊之中書房吏焦寓焦璿臺吏李楚等十餘人吏卒爭取殺之籍没其家涯子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孟堅太常博士仲翔其餘稚小妻女連襟係頸送入兩軍無少長盡誅之自涯已下十一家資貨悉為軍卒所分涯積家財鉅萬計兩軍士卒及市人亂取之竟日不盡涯博學好古能為文以辭藝登科踐揚清峻而貪權固寵不遠邪佞之流以至赤族涯家書數萬卷侔於書府前代法書名畫人所保惜者以厚貨致之不受貨者即以官爵致之厚為垣竅而藏之複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玉軸而弃之涯之死也人以為寃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章求示涯等三相罪名仇士良頗懷憂恐初官官縱毒凌籍南司及從諫奏論兇焰稍息人士賴之

王璠字魯玉父礎進士文辭知名元和五年擢進士第登宏辭科風儀脩飾操履甚堅累辟諸侯府元和中入朝為監察御史再

遷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於鎮州長慶中累歷員外郎十四年以
職方郎中知制誥寶曆元年二月轉御史中丞時李逢吉爲宰相
與璠親厚故自郎官掌誥便拜中丞恃逢吉之勢稍橫嘗與左僕
射李絳相遇於街交車而不避絳上䟽論之曰左右僕射師長庶
寮開元中名之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
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
史列位於廷禮儀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已來聖君賢
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爲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
才不當位恩加特拜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群情事實未
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看即與欲叅何殊或中丞新
授亦無見僕射處又叅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尊
卑倒置儻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
伏望下百寮詳定事體使永可遵行勅旨令兩省詳議兩省奏曰
元和中伊慎忝居師長之位太常博士韋謙削去舊儀令李絳所

論於禮甚當逢吉素惡絳之直天子雖許行舊儀中書竟無處分乃罷璠中丞遷工部侍郎尋罷絳僕射以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其弄權怙寵如此璠二年七月出為河南尹大和二年以本官權知東都選十月轉尚書右丞勑選畢入朝三年改吏部侍郎四年七月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二月遷左丞判太常卿事六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八年李訓得幸累薦于上召還復拜右丞璠以逢吉故吏自是傾心於訓權倖傾朝九年五月遷戶部尚書判度支謝日召對浴堂錫之錦綵其年十一月李訓將誅內官令璠召募豪俠乃授太原節度使託以募爪牙為名訓敗之日璠歸長興里第是夜為禁軍所捕舉家下獄斬璠於獨柳樹家無少長皆死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李訓舉事之日遐休於館中禮上同職駕部郎中令狐定等五六人送之是日悉為亂兵所執定以兄楚為僕射軍士釋之獨執遐休誅之初璠在浙西繕城壕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璠視

莫知其旨京口老人講之曰此石非尚書之吉兆也尚書祖名釜釜生磋是山有石也磋生尚書是石有玉也尚書之子名遐休休絕也此非吉徵果赤族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祖渭父寧餗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甲科文史兼美四遷至考功員外郎長慶初策召賢良選當時名士考策餗與白居易俱爲考策官選文人以爲公尋以本官知制誥遷庫部郎中充職四年爲張又新所構出爲常州刺史大和初入爲太常少卿二年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七月拜中書舍人四年九月權知禮部貢舉五年牓出後正拜禮部侍郎凡典禮闈三歲所選士七十五人得其名人多至公卿者七年五月轉兵部侍郎八年十一月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九年四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制出未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進金紫階封姑臧男食邑三百戶未幾加集賢殿學士監修國史其年十一月李訓事發兵交殿廷禁軍肆掠餗易服步行出內潛身人間翌日自投神

策軍與王涯等皆族誅餗雖中立自持然不能以身犯難排斥姦
纖脂韋其間遂至覆族逢時多僻死非其罪世多寃之
舒元輿者江州人元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諸府從事大和初入
朝爲監察轉侍御史初天寶中玄宗祀九宮壇次郊壇行事御
署祝板元輿爲監察監祭事以爲大重奏曰臣伏見祀九宮貴神
祝板九片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於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
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合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而貴
神以九宮爲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數其名號太一天一招搖
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也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
月猶侯伯也陛下爲天子豈可反臣於天之子男耶臣竊以爲過
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則陛下當合稱皇帝遣某官致祭于九宮
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雖愚瞽未知其可乞下禮官詳議從之尋
轉刑部員外郎元輿自負奇才銳於進取乃進所業文章乞試効
用宰執謂其躁競五年八月改授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丁母

憂在洛與元輿性俱詭激乘險蹈利相得甚歡及訓爲文宗寵遇復召爲尚書郎九年以右司郎中知臺雜七月權知中丞事九年拜御史中丞兼判刑部侍郎是月以本官同平章事與訓同知政事而深謀詭算熒惑主聽皆生於二凶也訓竊發之日兵自內出元輿易服單馬出安化門爲追騎所擒送左軍族誅之

郭行餘者亦登進士第大和初累官至楚州刺史五年移刺汝州兼御史中丞九月入爲大理卿李訓在東都時與行餘親善行餘數相餉遺至是用爲九列十一月訓欲竊發令其募兵乃授邠寧節度使訓敗族誅

羅立言者父名歡貞元末登進士第寶曆初檢校主客員外郎爲鹽鐵河陰院官二年坐糴米不實計贓一萬九千貫鹽鐵使惜其吏能定罪止削所兼侍御史大和中爲司農少卿主太倉出納物以貨厚賂鄭注李訓亦重之訓將竊發須兵集事以京兆府多吏卒用立言爲京兆少尹知府事訓敗日禁誅長安縣令孟琯貶硤

州長史萬年縣令姚中立朗州長史以兩縣捕賊官受立言指使
故也初立言集兩縣吏卒萬年捕賊官鄭洪懼禍託疾既而詐死
令家人喪服聚哭姚中立陰知其故恐以詐聞不免其累乃以狀
告洪之詐仇士良拘洪入軍洪銜中立之告謂士良曰追集所由皆
因縣令處分子何罪也故中立坐貶洪免死

李孝本者宗室之子也累官至刑部郎中而依于訓注以求進舒
元輿作相訓用孝本知臺雜權知中丞事最預訓謀竊發之日孝
本從人殺內官十餘人於殿廷知事不濟單騎走投鄭注至咸陽
西原爲追騎所捕族誅之坐訓注而族者凡十一家人以爲寃

史臣曰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權古先后王率由茲道而遂
能息人靖亂垂統作則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弈同枰而獨勝
蓋任得其術則事無後艱昭獻皇帝端冕深惟憤其厮養欲鏟
宮居之弊載澄刑政之源當宜禮一代正人訪先朝耆德脩文教而
厚風俗設武備以服要荒俾西被東漸皆陶於景化柔祇若昊必

降於御名祥自然懷德以寧無思不服況區區宦者獨能悖化哉故竪刀易牙不廢齊桓之霸韓嫣籍孺何妨漢帝之明蓋有管仲亞夫之賢屬之以大政故也此二君者制御閽寺得其道也而昭獻忽君人之大體惑纖狡之庸儒雖終日横經連篇屬思但得好文之譽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訓者狙詐百端陰險萬狀皆守澄而勸酖出鄭注以擅權秖如畫隕四星兼權八校小人方寸即又難知但慮爲蚤蝨而採溪蓀斷獲螟蜓之患也嗚呼明主夫何不思遠致血濺黄門兵交青瑣苟無藩后之勢黄屋危哉淮餗綽有士風晩爲利喪致身鬼蜮之伍何逃瞰室之災非天不仁子失道也

賛曰奭旦興周斯高亡秦禍福非天治亂由人訓注姦僞血頳象魏非時之賢君迷倒置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九

左奉議郎充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倬校正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刊　沈桐同校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祖有鄰濮州濮陽令父溆河南府澠池丞度貞元五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高等授河陰縣尉遷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語切忤旨出爲河南府功曹遷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尋轉本司郎中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幼年不任軍政牙軍立小將田興爲留後興布心腹於朝廷請守國法除吏輸常賦憲宗遣度使魏州宣諭興承僭侈之後車服垣屋有踰制度視事齋閣尤加宏敞興惡之不於其間視事乃除舊採訪使廳居之請度爲壁記述興謙降奉法魏人深德之興又請度遍至屬郡宣述詔旨魏人郊迎感悅使還拜中書舍人九年十月改御史中丞宣徽院五坊小使每

歲秋按鷹犬於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餉小不如意即恣其須索百姓畏之如寇盜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横尤甚乃至張網羅於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於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携蛇篋而去至元和初雖數治其弊故態未絶小使嘗至下邽縣縣令裴寰性嚴刻嫉其兇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構寰出慢言及上聞憲宗怒促令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帝怒不觧度入延英奏事因極言論列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即決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為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翌日令釋寰尋以度兼刑部侍郎奉使蔡州行營宣諭諸軍旣還帝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顔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顔奏大破賊軍於時曲帝尤歎度之知人十六年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度是日

度出通化里盗三以劒擊度初斷鞾帶次中背纔絶單衣後微傷其首度墮馬會度帶氊帽故瘡不至深賊又揮刃追度度從人王義乃持賊連呼甚急賊反刃斷義手乃得去度已墮溝中賊謂度已死乃捨去居三日詔以度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勁正而言辯尤長於政體凡所陳諭感動物情自魏博使還宣達稱旨帝深嘉屬又自蔡州勞軍還益聽其言尚以元衡秉政大用未果自盜發都邑便以大計屬之初元衡遇害獻計者或請罷度官以安二鎮之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賊矣度亦以平賊為已任度以所傷請告二十餘日詔以衛兵宿度私第中使問訊不絶未拜前一日宣旨謂度曰不用宣政衙假即延英對來及度入對撫諭周至時羣盜干紀變起都城朝野恐駭及度命相制下人情始安以為必能殄寇自是誅賊之計日聞獻替用軍愈急十一年莊憲皇后崩度為禮儀使上不聽政欲準故事置冢宰以揔百司度獻議曰冢宰是殷周六官之首旣掌邦理實

統百司故王者諒闇百官有權聽之制後代設官既無此號不可虛設且國朝故事或置或否古今異制不必因循勑旨曰諸司公事宜權取中書門下處分識者是之六月蔡州行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敗兵于鐵城中外恟駭先是詔羣臣各獻誅吳元濟可否之狀朝臣多言罷兵赦罪爲便翰林學士錢徽蕭俛語尤切唯度言賊不可赦及霞寓敗宰相以上必厭兵欲以罷兵爲對延英方奏憲宗曰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帝王之兵不合敗則自古何難於用兵累聖不應留此兇賊今但論此兵合用與否及朝廷制置當否卿等唯須要害處置將帥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與應接何可以一將不利便沮成計於是宰臣不得措言朝廷無敢言罷兵者故度計得行王稷家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檢責稷之家財度奏曰王鍔身歿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撿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爲計者憲宗即日遣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十二年李愬李光顏屢奏破

賊然國家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餉不勝其弊諸將玩冦相視未有
成功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三人以勞師弊賦意欲罷兵見
上互陳利害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請身自督戰明日延英重議
逢吉等出獨留度謂之曰卿必能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
與此賊偕全上亦爲之改容度復奏曰臣昨見吳元濟乞降表料此
逆賊勢實窘蹙但諸將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營則
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上然之翌日詔曰輔弼之臣軍
國是賴興化致理秉鈞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閫而出所以同君臣之
體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刷其汙俗弔彼頑
人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未翦其類何獸困而猶
鬬豈鳥窮之無歸歟由是遥聽鼓鼙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茲戎旃
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紫金魚袋裴度爲時降
生協朕夢卜精辨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籌而智略有
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萬人之心是用禱于上

玄揀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爾宜宣布清問恢壯皇猷感勵連營蕩平多壘招懷孤疾字撫夷傷况淮西一軍素効忠節過海赴難史冊書勳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崇義比者脅於凶逆歸命無由每念前勞常思安撫所以內輟輔臣俾爲師率實欲保全慰諭各使得宜汝往欽哉無越我丕訓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詔出度以韓弘爲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祇稱宣慰處置使又以此行既兼招撫請改翦其類爲革其志又以弘已爲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爲近輟樞衡請改煩我台席爲授以成算皆從之仍奏刑部侍郎馬摠爲宣慰副使太子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爲兩使判官書記皆從之初德宗朝政多僻朝官或相過從多令金吾伺察密奏宰相不敢於私第見賓客及度輔政以羣賊未誅宜延接奇士共爲籌畫乃請於私居接延賓客

憲宗許之自是天下賢俊得以効計議於丞相接士於私第由度之請也自討淮西王師屢敗論者以殺傷滋甚轉輸不迨擬議密疏紛紜交進度以腹心之疾不時去之終爲大患不然兩河之盜亦將視此爲高下遂堅請討伐上深委信故聽之不疑度既受命召對於延英奏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上爲之惻然流涕十二年八月三日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騎衛從上御通化門慰勉之度樓下銜涕而辭賜之犀帶度名雖宣慰其實行元帥事仍以郾城爲治所上以李逢吉與度不協乃罷知政事出爲劒南東川節度既離京淮西行營大將李光顔烏重胤謂監軍梁守謙曰若俟度至而有功即非我利可疾戰先事立功是月六日將出兵與賊戰於賈店爲賊所敗度二十七日至郾城巡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戰勝則先使獻捷偶衂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將衆皆喜悅軍法嚴肅號令畫一以是出戰皆捷度遣使入蔡州元濟

與度書曰比密有降款而索日進隔河大呼遂令三軍防元濟故歸首無路十月十一日唐鄧節度使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吳元濟度先遣宣慰副使馬摠入城安撫明日度建彰義軍節領洄曲降卒萬人繼進李愬具櫜鞬以軍禮迎度拜之路左度既視事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賊鬬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爲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初度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荅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十一月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馬摠爲彰義軍留後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沒入元濟婦女珍寶聞上頗疑之上欲盡誅元濟舊將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往蔡州度迴至郾城遇之乃復與守謙入蔡州量罪加刑不盡如詔守謙因以詔止度先以疏陳乃徑赴闕下二月詔加度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賜勳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

後知政事憲宗以淮西賊平因功臣李光顏等來朝欲開內宴詔六軍使修麟德殿之東廊軍使張奉國以公費不足出私財以助用詣於執政度從容啓曰陛下營造有將作監等司局豈可使功臣破産營繕上怒奉國泄漏乃令致仕其後龍首渠起凝暉殿雕飾綺煥徙佛寺花木以植于庭有程异皇甫鎛者姦纖用事二人領度支鹽鐵數貢羡餘錢助帝營造帝又以异鎛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並命拜同平章事度延英面論曰程异皇甫鎛錢穀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陛下徇耳目之欲拔置相位天下人騰口掉舌以爲不可於陛下無益願徐思其宜帝不省納度三上䟽論之請罷已相位上都不省事見鎛傳又賈人張陟負五坊使楊朝汶息利錢潛匿朝汶於陟家得私簿記有負錢人盧載初云是故西川節度使盧坦大夫書迹朝汶即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即以私錢償之及徵驗書迹乃故鄭滑節度盧羣手書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錢已進過不可復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上䟽陳其暴橫之狀度與崔羣因延英對極

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奏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秪憂山東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帝久方省悟召楊朝汶數之曰向者爲爾使我羞見宰相遽命誅之初淮蔡既平鎮冀王承宗甚懼度遣辯士遊說客於趙魏間使說承宗令割地入質以效順故承宗求援於田弘正由度使客諷動之故兵不血刃而承宗鼠伏十三年李師道翻覆違命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之師與田弘正會軍討之弘正奏請取黎陽渡河會李光顏等軍齊進帝召宰臣於延英議可否皆曰閫外之事大將制之既有奏陳宜遂其請度獨以爲不可奏曰魏博一軍不同諸道過河之後却退不得便須進擊方見成功若取黎陽渡河既纔離本界便至滑州徒有供餉之勞又生顧望之勢況弘正光顏並少威斷更相疑惑必恐遷延然兵士不從中制一定處分或慮不可若欲於河南持重則不如河北養威不然則且秣馬厲兵候霜降水落於楊劉渡河直抵鄆州但得至陽穀已來下營則兵勢自盛賊形

自撓上曰鄭言是矣乃詔弘正耿楊劉渡河及弘正軍旣濟河而南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勢果蹙頃之誅師道度執性不回忠於事上時政或有所闕靡不極言之故爲姦臣皇甫鎛所構憲宗不悅十四年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長慶元年秋張弘靖爲幽州軍所囚田弘正於鎭州遇害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詔度以本官充鎭州四面行營招討使時驕主荒僻輔相庸才制置非宜致其復亂雖李光顔烏重胤等稱爲名將以十數萬兵擊賊無尺寸之功蓋以勢旣橫流無能復振然度授命之日蒐兵補卒不遑寢息自董西師臨於賊境屠城斬將屢以捷聞穆宗深嘉其忠款中使撫諭無虛月進位檢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諸蕃使時翰林學士元稹交結內官求爲宰相與知樞密魏弘簡爲刎頸之交稹雖與度無憾然頗忌前達加於巳上度方用兵山東每處置軍事有所論奏多爲稹輩所持天下皆言稹恃寵熒惑上聽度在軍上疏論之曰臣聞主聖臣直今旣遇聖主輒爲直臣上荅殊

私下塞羣謗誓除國蠹無以家爲茍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
惟皇帝陛下恭承丕業光啓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
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宜肅清
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秪亂山東禁闈姦臣
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戎臣必能剪滅
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
心者無不憤惋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無所畏
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比者猶思
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電伏料聖明必自誅殛一
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雖紀綱潛壞賄賂公行俟其貫盈必自顚
覆今屬兇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計於安危痛此姦邪恣行欺
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翰苑舊臣結爲朋黨陛下聽其所說更訪
於近臣私相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已來所陳章
疏事皆要切所奏書詔多有參差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輕被姦臣抑

損之事不少臣素知僥倖亦無讎嫌秖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
戎事姦臣之徒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坐之前必能悉數其過以此
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進逐便攻討姦臣之黨曲加沮礙恐
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使共一二儉
狡同辭合力或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拖曳日月但欲
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
至於此且陛下左右前後忠良至多亦有熟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
足得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
而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臣讀國史知代宗朝蕃
戎侵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蒙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
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為國除害今臣所處兼總將相豈
肯坐觀凶邪有曀日月不勝感憤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以聞
儻陛下未信忠言猶惑姦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寮集
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

負陛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繼上三章辭情激切穆宗雖不悅然懼大臣正議乃以魏弘簡為弓箭庫使罷元稹內職然寵稹之意未衰俄拜稹平章事尋罷度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留守諫官相率伏閤詣延英門者日二三帝知其諫不即被召皆上疏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帝以章疏旁午無如之何知人情在度遂詔度自太原由京師赴洛及元稹為相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二年三月度至京師既見先叙克融廷湊暴亂河朔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東都許令入覲辭和氣勁感動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嗚咽帝為之動容曰自諭之曰所謝知朕於延英待卿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為姦邪排擯雖度勳德恐不能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揚於殿廷在位者無不聳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翌日以度守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進階光祿大夫時朱克融王廷湊雖授朝廷節鉞未解深州之圍度初發太原與二鎮書諭以大義克融解

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有中使自深州來言之穆宗甚喜即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書與廷湊度沿路奉詔中使得度書云朝謝後即歸留務恐廷湊知度無兵權即背前約請度易之中使乃進度書草具奏其事及度至京師進退明辯帝方憂深州之圍遂授度淮南節度使先是監軍使劉承偕恃寵凌節度使劉悟三軍憤發大譟擒承偕欲殺之已殺其二傔悟救之獲免而囚承偕詔遣歸京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至是宰臣延英奏事度亦在列上顧謂度曰劉悟拘承偕而不遣如何處置度辭以藩臣不合議軍國事上固問之且曰劉悟負我我以僕射寵之近又賜絹五百萬疋不思報功翻縱軍衆凌辱監軍我實難奈此事度對曰承偕在昭義不法臣盡知之昨劉悟在行營與臣書數論其事是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仍持悟書將去欲自奏不知奏否上曰我都不知悟何不密奏其事我豈不能處置度曰劉悟武臣不知大臣體例雖然臣竊以悟縱有密奏陛下必不能處置今日事狀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未能決悟

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度曰陛下
必欲收忠義之心使天下戎臣爲陛下死節唯有下半紙詔書言任
使不明致承偕亂法如此令悟集三軍斬之如此則萬方畢命羣盜
破膽天下無事矣苟不能如此雖與劉悟改官賜絹臣亦恐於事無
益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縁是太后養子今被囚縶太后未知
如御處置未得可更議其宜度與王播等復奏曰但配流遠惡處承
偕必得出上以爲然承偕果得歸度方受册司徒徐州奏節度副使
王智興自河北行營率師還逐節度使崔羣自稱留後朝廷駭懼即
日宣制以度守司徒同平章事復知政事乃以宰相王播代度鎮淮
南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
足能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爲兵部尚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魏
弘簡劉承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醫人鄭注與中
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爲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和
王府司馬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詔左僕射韓皐給事中

鄭覃與李逢吉三人鞫于方之獄未竟罷元稹爲同州刺史罷度爲左僕射李逢吉代度爲宰相自是逢吉之黨李仲言張又新李續等内結中官外扇朝士立朋黨以沮度時號八關十六子皆交結相關之人數也而度之醜譽日聞俄出度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帶平章事長慶四年襄陽節度使牛元翼卒其家先在鎮州朝廷累遣中使取之王廷湊遷延不遣至是聞元翼卒乃盡屠其家昭愍皇帝聞之嗟惋累日因歎宰輔非才致姦臣悖逆如此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謀叛干木處魏諸侯不敢加兵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萬之師以一賢而制千里之難臣伏以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廷湊克融皆憚其用吐蕃迴鶻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巖廊委其叅決西夷北虜未測中華河北山東必稟廟筭況幽鎮未靜尤資重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驅使此馮生所以感悟漢文云雖有廉頗李牧不能

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如於事不効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陛下存終始之分但不永棄則君臣之厚也今進皆負四海責望退不失六部尚書不肖者無因而勸臣與李逢吉素無讐嫌臣嘗被裴度因事貶黜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羣議披肝感激伏地涕流伏望鑒臣愛君矜臣體國則天下幸甚昭愍憫然省悟見度奏狀不帶平章事謂處厚曰度曾為宰相何無平章事處厚因奏為逢吉所擠度自僕射出鎮興元遂於舊使銜中減落帝曰何至是也翌日下制復兼同平章事然逢吉之黨巧為毀沮恐度復用有陳留人武昭者性果敢而辯舌度之討淮西也昭求進於軍門乃令入蔡州說吳元濟元濟臨之以兵昭氣色自若善待而還度以為可用署之軍職隨度鎮太原奏授石州刺史罷郡除袁王府長史昭既在散位心微悒鬱而有怨逢吉之言而姦邪之黨使衞尉卿劉遵古從人安再榮告事言武昭欲謀害李逢吉獄具而武昭死蓋欲訐度舊事以汙之也然士君

子公論皆佑度而罪逢吉天子漸明其端每中使過興元必傳密旨撫諭且有徵還之約寶曆元年十一月度疏請入覲京師明年正月度至帝禮遇隆厚數日宣制復知政事而逢吉黨有左拾遺張權輿者尤出死力度自興元請入朝也權輿上疏曰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先是姦黨忌度作謡辭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天口言度嘗平吳元濟也又帝城東西横亘六崗合易象乾卦之數度平樂里第偶當第五崗故權輿取爲語辭昭愍雖少年深明其誣謗奬度之意不衰姦邪無能措言時昭愍欲行幸洛陽宰相李逢吉及兩省諫官累疏論列帝正色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宮人悉令自備糗糧不勞百姓供饋逢吉頓首言曰東都千里而近宮闕具存以時巡遊固亦常典但以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費用絶廣亦須豐儉得宜豈可自備糗糧頓失大體今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恐人心動揺伏乞稍迴宸慮帝不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往東都已來檢計行宮及洛陽大内朝廷方

懷憂恐會度自興元來因延英奏事帝語及巡幸度曰國家營創兩都蓋備巡幸然自艱難已來此事遂絶東都宮闕及六軍營壘百司廨署悉多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稍稍修葺一年半歲後方可議行帝曰羣臣意不及此但云不合去若如卿奏不行亦得止後期旋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助修東都帝遂停東幸幽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踈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匹又請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臣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爲慮譬如一犲虎於山林閒自吼自躍但不以爲事則自無能爲此賊秖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敕使但更緩旬日已來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卿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甚要知之已令科處所請丁匠五千人及兵馬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中必出

不得令欲直挫其姦意即報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猶示含容則報云東都宮闕所要修葺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三二十萬端疋秪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秪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上從之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時帝童年驕縱倦接羣臣度從容奏曰比者陛下每月約六七度坐朝天下人心無不知陛下躬親庶政乃至河北賊臣遠聞亦皆聳聽自兩月已來入閤開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須稟睿謀者有所擁滯伏冀陛下乘涼數坐以廣延問伏以頤養聖躬在於順適時候若飲食有節寢興有常四體惟和萬壽可保道書云春夏早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及陰涼在陰則欲及温煖今陛下憂勤庶政親覽萬機每御延英召臣等奏對方屬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巳午

之間即當炎赫之際雖日昃忘食不憚其勞仰贍宸旒亦似煩熱臣
等已曾陳論切望聽納自後視事稍頻未幾兼領度支屬盜起禁闈
宮車晏駕度與中貴人密謀誅劉克明等迎江王立為天子以功加
門下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宮使餘如故以贊導之勳進階特進
時滄景節度使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竊弄兵柄以求繼襲度請行誅
伐踰年而同捷誅因拜疏上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歸諸有司詔從
之賜實封三百戶度年高多病上疏懇辭機務恩禮彌厚文宗遣御
醫診視日令中使撫問四年六月詔曰昔漢以孔光降置几之詔晉
以鄭沖申奉册之命雖優隆耆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及於咨詢用
禮止在於安逸朕勤求至理所注惟賢顧諟舊勞敢不加敬繇是委
宰制於大政釋叅决於繁務時因聽斷誠望彌諧遷秩上公式昭殊
寵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
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裴度稟河嶽之英靈受
乾坤之間氣珪璋特達城府洞開外茂九功内苞一德器為社稷之

鎮才實邦國之楨故能祗事累朝宣融景化在憲宗時掃滌區宇爾
則有出車殄寇之勳在穆宗時混同文軌爾則有恭戎入輔之績在
敬宗時阜康兆庶爾則有活國庇人之勤洎弼朕躬揔齊方夏爾則
有弔伐底寧之力皆不遺廟筴布在簡編功利及人不可悉數而朝
論益重我心實知方用臯陶之謨適值留侯之疾瀝懇牢讓備列奏
章塞詔上言動形顏色果聞勿藥之喜更俟調鼎之功而體力未和
音容尚阻不有優崇之命孰彰寵待之恩宜其協賛機衡弘敷教典
論道而儀刑卿士宣德而鎮撫華夷嗇養精神保綏福履爲國元老
毗予一人可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待疾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度入中
書散官勳封實封如故仍備禮册命度表辭曰伏以公台崇禮典册
威儀庸臣當之實謂忝越況累承寵命亦爲便蕃前後三度已行此
禮令臣猶忝樞近竊懼無以彌諧重此勞煩有靦面目伏乞天恩且
課臣効官責臣實事册命之儀特賜停罷則素餐高位空負恥於中
心弁冕輕車免譏誚於衆口優詔從之九月加守司徒兼侍中襄州

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臨漢監牧等使度素稱堅正事上不回故累爲姦邪所排幾至顛沛及晚節稍浮沉以避禍初度支鹽鐵使王播廣事進奉以希寵度亦掇拾羨餘以効播士君子少之復引韋厚叔南卓爲補闕拾遺俾彌縫結納爲自安之計而後進宰相李宗閔牛僧孺等不悅其所爲故因度謝病罷相位復出爲襄陽節度初元和十四年於襄陽置臨漢監牧廢百姓田四百頃其牧馬三千二百餘匹度以牧馬數少虛廢民田奏罷之除其使名八年三月以本官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九年十月進位中書令十一月誅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輿等四宰相其親屬門人從坐者數十百人下獄訊劾欲加流竄度上疏理之全活者數十家自是中官用事衣冠道喪度以年及懸輿王綱版蕩不復以出處爲意東都立第於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之勝槩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曰綠野堂引甘水貫其中釃引脈分映帶左右度視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

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遊每有人士自都還京文宗必先問之曰卿見裴度否上以其足疾不便朝謁而年未甚衰開成二年五月復以本官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詔出度累表固辭老疾不願更典兵權優詔不允文宗遣吏部郎中盧弘往東都宣旨曰卿雖多病年未甚老爲朕臥鎮北門可也促令上路度不獲已之任三年冬病甚乞還東都養病四年正月詔許還京拜中書令以疾未任朝謝詔曰司徒中書令度緯有大勳累居台鼎今以疾恙未任謝上其本官俸料宜自想日支給又遣國醫就第診視屬上巳曲江賜宴羣臣賦詩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注令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固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說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胷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已薨四年三月四日也上聞之震悼久之重令繕寫置之靈座時年七十五冊贈

太傅輟朝四日賵賻加等詔京兆尹鄭復監護喪事所須皆官給上恠度無遺表中使問之家人進其藁草其旨以未定儲貳爲憂言不及家事度始自書生以辭策中科選數年之間翔泳清切逢時艱否而能奮命決策橫身討賊爲中興宗臣當元和長慶間亂臣賊子蓄銳喪氣憚度之威稜度狀貌不踰中人而風彩俊爽占對雄辯觀聽者爲之聳然時有奉使絕域者四夷君長必問度之年齡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播於憬俗爲華夷畏服也如此時威望德業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二十年凡命將相無賢不肖皆推度爲首其爲士君子愛重也如此雖江左王導謝安坐鎮雅俗而訏謨方略度又過之有子五人識譔讓諗議

識以蔭授官累遷至通議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壽州刺史本州團練使上柱國襲晉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一百五十戶賜紫金魚袋大中初改潭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河南都團練觀察使八年加檢校戶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十一年本官移許州刺史忠武

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

諶長慶元年登進士第

讓初任京兆府叅軍大和中度鎮襄陽奏乞讓從行

諗大中五年自太中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上柱國河東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入朝權知刑部侍郎兄弟並列方鎮時人榮之

史臣曰德宗懲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皇帝志攄宿憤廷訪嘉猷始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誅劉闢中得武丞相運籌訓戎賛成睿斷終得裴晉公耀武伸威竟殄兩河宿盜雄哉章武之果斷也晉公以書生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遘屯扼腕兇醜誓以身徇不亦壯乎夫人臣事君唯忠與義大則以訏謨排禍難小則以讜正匡過失內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難也晉公能之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興之力公胡讓焉昔仲尼歎周室陵遲齊桓覇翼而有微管之論當承宗師道之濟惡也姦人遍四海刺客

滿京師乃至闒吏禁兵附賊陰計議臣言未出口刀以揕胷苟非死義之臣孰肯橫身冐難以輔天子者苟裴令不用元和之世則時運未可知也臣所以明左袒之歎宣聖奬賢之深

贊曰晉公伐叛以身犯難用之則治捨之則亂公去巖廊復失冀方

穎植之謀信爲不臧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一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渤　張仲方

裴潾張皐附　李中敏

李甘　高元裕元裕兄少逸

李漢　李景儉

李渤字濬之後魏横野將軍申國公發之後祖玄珪衛尉寺主簿父鈞殿中侍御史以母喪不時舉流于施州渤恥其家汚堅苦不仕勵志於文學不從科舉隱於嵩山以讀書業文爲事元和初戸部侍郎鹽鐵轉運使李巽諫議大夫韋況更薦之以山人徵爲左拾遺渤託疾不赴遂家東都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陳論又撰禦戎新録二十卷表獻之九年以著作郎徵之詔曰特降新恩用清舊議渤於是赴官歲餘遷右補闕連上章疏忤旨攺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

二年遷贊善大夫依前分司十三年遣人上疏論時政凡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辯讎渤以散秩在東都以上章疏爲已任前後四十五封再遷爲庫部員外郎時皇甫鎛作相剥下希旨會澤潞節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弔祭使路次陜西渤上疏曰臣出使經行歷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纔一百餘戶閿鄉縣本有三千戶今纔有一千戶其他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戶凡十家之内太半逃亡亦須五家攤稅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攤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斂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絶攤逃之弊其逃亡戶以其家産錢數爲定徵有所欠乞降特恩免之計不數年人必歸於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若不由兹而云太平者謬矣又言道途不修驛馬多死憲宗覽疏驚異即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内諸驛渤旣以草疏切直大忤宰相乃謝病東歸穆宗即位召爲考功員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權幸皆行昇黜奏曰宰臣蕭俛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君

臨之初用為輔弼安危理亂決在此時況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
禮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侈滿自賢之心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
一以付之實君義臣行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他更無時而俛
等上不能推至公申烱誡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
振舉舊法復百司之本俾教化大立臣聞政之興廢在於賞罰俛等
作相已來未聞獎一人德義舉守官奉公者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
激勸又不聞黜一人職事不理持祿養驕者使尸祿之徒有所懼如
此則刑法不立矣邪正莫辯混然無章教化不行賞罰不設天下之
事復何望哉 一昨陛下遊幸驪山宰相翰林學士是陛下股肱心腹
宜皆知之蕭俛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軀懇諫而使陛下有忽諫之名
流於史冊是陷君於過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若俛等言行計從不當如是若言不行計不從須奉身速退不宜尸
素於化源進退戾也何所避辭其蕭俛段文昌崔植三人并翰林學
士杜元穎等並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

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遊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恣
情無度又恐馬有銜蹶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所詣國璽
委於婦人中倖之手絳等能幸御史諫官論列於朝有懇激事君之
體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伏請賜上下考外特與遷官以彰陛下
優忠賞諫之美其崔元略冠供奉之首合考上下緣與于翬上下考
于翬以犯贓處死準令須降請賜考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使于翬
韋道冲韋正牧皆以犯贓或左降或處死合考中下然頃者陷劉闢
之亂棄家歸朝忠節明著今宜以功補過請賜考中中少府監裴通
職事修舉合考中上以其請追封所生母而捨嫡母是明罔於君幽
欺其先請考中下伏以昔在宰夫入寢擅飲師曠李調今愚臣守官
請書宰相學士中下考上愛聖運下振頹綱故臣懼不言之爲罪不
懼言之爲罪也其三品官考伏緣限在今月內進輒先具如前其四
品以下官績具條疏聞奏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自宜上
疏論列而渤越職釣名非盡事君之道未幾渤以墜馬傷足請告會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爲副使杜元頴奏曰渤賣直沽名動多狂躁聖恩矜貸且使居官而干進多端外交方鎮遠求奏請不能自安久留在朝轉恐生事乃出爲虔州刺史渤至州奏還鄰境信州所移兩稅錢二百萬免稅米二萬斛減所由一千六百人觀察使以其事上聞未滿歲遷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逋懸渤在州上疏曰伏奉詔勅云度支使所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勒徇度支使所爲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不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放臣歸田乃下詔曰江州所奏實爲懇誠若不蠲容必難存濟所訴逋欠並放長慶二年入爲職方郎中三年遷諫議大夫敬宗冲年即位坐朝常晚一日入閤久不坐羣臣候立紫宸門外有耆年衰病者幾將頓仆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陳論今坐益晚是諫官不能迴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請先出

閤待罪於金吾仗語次喚仗乃止渤又以左右常侍職忝規諷而循默無言論之曰若設官不責其事不如罷之以省經費旣未能罷則請責職業渤充理匭使奏曰事之大者聞奏次申中書門下次移諸司諸司處理不當再來投匭即具事奏聞如妄訴無理本罪外加一等準勑告密人付金吾留身待進止今欲留身後牒臺府冀止絶兇人從之長慶寶曆中政出多門事歸邪倖渤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曾無虚日帝雖昏縱亦爲之感悟轉給事中面賜金紫寶曆元年改元大赦先是鄠縣令崔發聞門外喧鬭縣吏言五坊使下毆擊百姓發怒命吏捕之曳挕既至時已曛黑不問色目良久與語乃知是一內官天子聞之怒收發繫御史臺御樓之日放繫囚發亦在鷄竿下時有品官五十餘人持仗毆發縱橫亂擊發破面折齒臺吏以席蔽之方免是日繫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之曰縣令不合曳中人中人不合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横暴一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之人及

藩鎮奏事傳道此語則慢易之心萌矣渤又宣言于朝云郊禮前一日兩神策軍於青城內奪京兆府進食牙盤不時處置致有毆擊崔發之事上聞之按問左右皆言無奪食事以渤黨發出爲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觀察使渤雖被斥正論不已而諫官繼論其屈後宰相李逢吉竇易直李程因延英上語及崔發逢吉等奏曰崔發凌轢中人誠大不敬然發母是故相韋貫之姉年僅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帝愍然良久曰比諫官論奏但言發屈未嘗言不敬之罪亦不言有老母如卿等言寧無愍惻即遣中使送發至其家兼撫問發母韋夫人號哭對中使杖發四十拜章謝恩帝又遣中使慰安之渤在桂管二年風恙求代罷歸洛陽大和五年以太子賓客徵至京師月餘卒時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渤孤貞力行操尚不苟合而闒茸之流非其沽激至於以言擯退終不息言以救時病服名節者重之子祝會昌中登進士第辟諸侯府

張仲方韶州始興人祖九皐廣州刺史殿中監嶺南節度使父抗贈
右僕射仲方伯祖始興文獻公九齡開元朝名相仲方貞元中進士
擢第宏辭登科釋褐集賢校理丁母憂免服闋補祕書省正字調授
咸陽尉出爲邠州從事入朝歷侍御史倉部員外郎會呂温羊士諤
誣告宰相李吉甫陰事二人俱貶仲方坐呂温貢舉門生出爲金州
刺史吉甫卒入爲度支郎中時太常定吉甫謚爲恭懿博士尉遲汾
請爲敬憲仲方駁議曰古者易名請謚禮之典也處大位者取其巨
節蔑諸細行垂範當代昭示後人然後書之乗于不朽善善惡惡不
可以誣故稱一字則至明矣定褒貶是非之宜泯同異紛綸之論贈
司徒吉甫稟氣生材乗時佐治博涉多藝含章炳文燮贊陰陽經緯
邦國惜乎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疊致台衮大權在已沈
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諾寡信諂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
發夫人臣之翼戴元后者端恪致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百揆
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功至使內有害輔臣

之盜外有懷毒蠆之蘖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恥農人不得在畝緝婦不得在桑耗斂賦之常貲散將稟之中積徵邊徼之備竭運輓之勞僵尸血流齒骼成岳酷毒之痛號訴無辜勦絕羣生迨今四載禍胎之兆寔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謂之先覺者乎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爲貪晝者體理不顯不競而豈妨今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侍從之臣擒翦東吳則訏謨廊廟之輔較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捨其所重而録其所輕收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受授無守而曰愼才以補斥諫諍之士于外豈不近之蔽聰乎舉忠烈之廟于内豈不近之暱愛也焉有蔽聰暱愛家範無制而能垂法作程憲章百度乎謹按謚法敬以直内内而不肅何以刑于外憲者法也戴記曰憲章文武又曰發慮憲義以爲敬恪終始載考歷位未嘗効一法官議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侔一定之辭惟精惟審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

侯蔡寇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議謚亦未遲憲宗方用兵惡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貶為遂州司馬量移復州司馬遷河東少尹未幾拜鄭州刺史滎陽大海佛寺有高祖為隋鄭州刺史日為太宗疾祈福於此寺造石像一軀凡刊勒十六字以誌之歲久剥缺滎陽令李光慶重加脩飾仲方再刊石記之以聞及敬宗即位李程作相與仲方同年登進士第召仲方為右諫議大夫敬宗童年戲慢詔淮南王播造上巳競渡船三十隻播將船材於京師造作計用半年轉運之費方得成仲方詣延英面論言甚懇激帝只令造十隻以進帝又欲幸華清宮仲方諫曰萬乘所幸出須備儀無宜輕行以失威重帝雖不從慰勞之大和初出為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三年入為太子賓客五年四月轉右散騎常侍七年李德裕輔政出為太子賓客分司八年德裕罷相李宗閔復召仲方為常侍九年十一月李訓之亂四宰相中丞京兆尹皆死翌日兩省官入朝宣政衙門未開百官錯立於朝堂無人吏引接遶巡閤門使馬元贄斜開宣政衙

門傳宣曰有勑召左散騎常侍張仲方仲方出班元贄宣曰仲方可京兆尹然後衙門大開喚仗月餘鄭覃作相用薛元賞爲京兆尹出仲方爲華州刺史開成元年五月入爲秘書監外議以鄭覃黨李德裕排擯仲方覃恐涉朋黨因紫宸奏事覃啓曰丞郎闕人臣欲用張仲方文宗曰中臺侍郎朝廷華選仲方作牧守無政安可以丞郎處之累加銀青光禄大夫上柱國曲江縣開國伯食邑七伯戶二年四月卒仲方貞確自立綽有祖風自駮謚之後爲德裕之黨擯斥坎軻而殁人士悲之有文集三十卷兄仲端位終都昌令弟仲孚登進士第爲監察御史

裴潾河東人也少篤學善隷書以門蔭入仕元和初累遷右拾遺轉左補闕元和中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內官有至專兵柄者又以內官充館驛使有曹進玉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捽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內官爲使潾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

臨臺中又有御史充舘驛使專察過闕伏知近有敗事上聞聖聰但明示科條督責官吏據其所犯重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厲精若令宮闈之臣出叅舘驛之務則内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絶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誡以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當掃靜妖氛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實在今日言雖不用帝意嘉之遷起居舍人憲宗季年鋭於服餌詔天下搜訪奇士宰相皇甫鎛與金吾將軍李道古挾邪固寵薦山人柳泌及僧大通鳳翔人田佐元皆待詔翰林憲宗服泌藥日增躁渇流聞于外澥上疏諫曰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下及周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天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伏見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牧黎元自踐祚已來剗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業而禮敬宰輔待以終始内能大斷外寛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明君所不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　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

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祐聖壽無疆伏見自去年已來諸處頻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迄今狂謬薦送漸多臣伏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唯懼人聞豈肯干謁公卿自鬻其術今者所有誇衒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為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其假偽敗露曾不恥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保信其術親餌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為五味蓋天地生之所以奉人也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強逢吉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以之療疾蓋非常食之物況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加以燒治動經歲月既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為防制若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其後皆姦偽事發其藥竟無所成事著

史記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僞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增輝道化侔羲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此矣伏以貞觀已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參侍從職奉起居侍從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款實其本職也疏奏忤旨貶爲江陵令穆宗即位柳泌等誅徵潾爲兵部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有前率府倉曹曲元衡者杖殺百姓栢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軍使使以父蔭徵銅栢公成私受元衡資貨母死不聞公府法寺以經恩免罪潾議曰典刑者公柄也在官者得施於部屬之內若非在官又非部屬雖有私罪必告於官官爲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捶於齊人也

且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毋非部屬而擅憑威力橫此殘虐豈合拘於常典栢公成取貨於雠利毋之死悖逆天性犯則必誅奏下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論至死公議稱之轉考功吏部二郎中寶曆初拜給事中大和四年出爲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坐違法杖殺人貶左庶子分司東都七年遷左散騎常侍充集賢殿學士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選并音義目錄一卷上之當時文士非素與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選時論咸薄之八年轉刑部侍郎尋改華州刺史九年復拜刑部侍郎開成元年轉兵部侍郎二年加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尋出爲河南尹入爲兵部侍郎三年四月卒贈戶部尚書謚曰敬潾以道義自處事上盡心尤嫉朋黨故不爲權幸所知憲宗竟以藥忤不壽君子以潾爲知言穆宗雖誅柳泌既而自惑左右近習稍稍復進方士時有處士張皐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和則必臻於壽考作則必致於傷殘是以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不徇聲色敗性情

由是和平自臻福慶斯集故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詩曰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皆理合天人著在經訓然則藥以攻疾無疾固不可餌之也高宗朝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道深達攝生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其序論云凡人無故不宜服藥藥氣偏有所助令人臟氣不平思邈此言可謂洞於事理也或寒暑爲冦節宜有乖事資醫方尚須重慎故禮云醫不三代不服其藥施於凡庶猶且如此况在天子豈得自輕先朝暮年頗好方士徵集非一甞試亦多果致危疾聞於中外足爲殷鑒皆陛下素所詳知必不可更踵前車自貽後悔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直畏忤旨莫敢獻言臣蓬艾微生麋鹿同處旣非邀寵亦又何求但泛覽古今粗知忠義有聞而默於理不安願陛下無怒蒭蕘庶裨萬一穆宗歎獎其言尋令訪臯不獲

李中敏隴西人父嬰中敏元和末登進士第性剛褊敢言與進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類中敏累從府辟入爲監察歷侍御史大和中爲司門員外郎六年夏旱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構宋

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弊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明年中敏謝病歸洛陽及訓注誅竟雪申錫召中敏爲司勲員外郎尋遷刑部郎中知臺雜其年拜諫議大夫充理匭使上言曰據舊例投匭進狀人先以副本呈匭使或詭異難行者不令進入臣檢尋文按不見本勑所由但令云貞元奉宣恐是一時之事臣以爲本置匭函每日從内將出日暮進入意在使冤濫無告有司不爲申理者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開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也若今有司先見裁其可否即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伸於九重之意臣伏請今後所有進狀及封事臣但爲引進取捨可否斷自中旨庶使名實在兹以明置匭之本從之尋拜給事中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大和中累官至侍御史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輿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唱於朝曰宰相

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乃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惡注之所求相注之事竟寢訓不獲已貶甘封州司馬又有李款者與中敏同時爲侍御史鄭注邠寧入朝款伏閤彈注云内通勑使外結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文宗不之省及注用事款亦被逐開成中累官至諫議大夫出爲蘇州刺史遷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杜牧自有傳

高元裕字景圭渤海人祖尠父集官卑元裕登進士第本名允中大和初爲侍御史奏改元裕累遷左司郎中李宗閔作相用爲諫議大夫尋改中書舍人九年宗閔得罪南遷元裕出城餞送爲李訓所怒出爲閬州刺史時鄭注入翰林元裕草注制辭言注以醫藥奉君親注怒會送宗閔乃貶之訓注既誅復徵爲諫議大夫開成三年充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寵莊恪太子欲正人爲師友乃兼太子賓客四年改御史中丞風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御史魏中庸

高弘簡並以不稱出爲府縣之職尋而藍田縣人賀蘭進與里內五十餘人相聚念佛神策鎮將皆捕之以爲謀逆當大辟元裕疑其寃上疏請出賀蘭進等付臺覆問然後行刑從之會昌中爲京兆尹大中初爲刑部尚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襄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渤海郡公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卒元裕兄少逸元恭

少逸長慶末爲侍御史坐弟元裕貶官左授贊善大夫累遷左司郎中元裕爲中丞少逸遷諫議大夫代元裕爲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會昌中爲給事中多所封奏大中初檢校禮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入爲左散騎常侍工部尚書卒元裕子璩登進士第大中朝由內外制歷丞郎判度支咸通中守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道明生景融景融生務該務該生思思生岌岌已上無名位至岌爲蜀州晉原尉岌生荆荆爲陝州司馬荆生漢漢元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長慶末爲左拾遺敬

宗好治宮室波斯賈人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漢上疏論之曰若以
沈香爲亭子卽與瑶臺瓊室事同寶曆中王政日僻漢與同列薛廷
老因入閤廷奏曰近日除授不由中書擬議多是宣出施行臣恐自
此紀綱大壞姦邪恣行願陛下各勑有司稍存典故坐言許言出爲
興元從事文宗卽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史舘脩撰漢韓愈子壻少師
愈爲文長於古學剛訐亦類愈預修憲宗實錄尤爲李德裕所憎大
和四年轉兵部員外郎李宗閔作相用爲知制誥尋遷駕部郎中八
年代宇文鼎爲御史中丞時李程爲左僕射以儀注不定奏請定制
先是大和三年兩省官同定左右僕射儀注御史中丞已下與僕射
相遇依令致敬斂馬側立待僕射謝官日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就幕
次參見其觀象門外立班旣以後至爲重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
由引僕射就位傳呼贊導如大夫就列之儀班退贊導亦如之御史
大夫與僕射道途相遇則分道而行舊事左右僕射已上御史中丞
吏部侍郎已下羅拜四年中書奏曰僕射受中丞侍郎拜則似太重

答郎官已下拜則太輕起今後諸司四品已下官及御史臺六品已下幷郎官並望準故事餘依元和七年勑處分可之至是因李程奏漢議曰左右僕射初上受左右丞諸曹侍郎諸司四品及御史中丞已下拜謹按開元禮及六典並無此儀注不知所起之由或以爲僕射師長百寮此語亦無證據唯有曹魏時賈詡讓官表中一句語耳且尚書令是正長尚無受拜之文故事與御史中丞司隸校尉號三獨坐伏以朝廷比肩同事聖主南面受拜臣下何安縱有明文尚須釐革故禮記曰君於士不荅拜非其臣則荅之況御史中丞殿中御史是供奉官尤爲不可儀制令雖有隔品之文不知便是受拜否及御史大夫亦曾受御史已下拜今並不行蓋以禮數僭逼非人臣所安元和六年七月詔崔邠段平仲與當時禮官王涇韋公肅等同議其事理甚精詳今請舉而行之庶爲折衷時程入省竟依舊儀議者以漢奏爲是七年轉禮部侍郎八年改戸部侍郎九年四月轉吏部侍郎六月李宗閔得罪罷相漢坐其黨出爲邠州刺史宗閔再貶漢

亦改汾州司馬仍三二十年不得録用會昌中李德裕用事漢竟淪躓而卒漢弟滻洗潘皆登進士第潘大中初爲禮部侍郎漢子既亦登進士第

李景儉字寬中漢中王瑀之孫父褚太子中舍景儉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性俊朗博聞强記頗閲前史詳其成敗自負王霸之略於士大夫間無所屈降貞元末韋執誼王叔文東宮用事尤重之待以管葛之才叔文竊政屬景儉居母喪故不及從坐韋夏卿留守東都辟爲從事竇羣爲御史中丞引爲監察御史羣以罪左遷景儉坐貶江陵戸曹累轉忠州刺史元和末入朝執政惡之出爲澧州刺史與元稹李紳相善時紳稹在翰林屢言於上前及延英辭日景儉自陳已屈穆宗憐之追詔拜倉部員外郎月餘驟遷諫議大夫性既矜誕寵擢之後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中丞蕭俛學士段文昌相次輔政景儉輕之形於談謔二人俱訴之穆宗不獲已貶之制曰諫議大夫李景儉擢自宗枝嘗探儒術荐歷臺閣亦分郡符動或違仁行不由

義附權幸以虧節通姦黨之陰謀衆情皆疑羣議難息據因緣之狀當寘嚴科順長養之時特從寬典勉宜省過無或徇非可建州刺史未幾元稹用事自郡召還復爲諫議大夫其年十二月景儉朝退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溫造司勲員外郎李肈刑部員外郎王鎰等同謁史官獨孤朗乃於史館飲酒景儉乘醉詣中書謁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穎名面疏其失辭頗悖慢宰相遜言止之旋奏貶漳州刺史是日同飲於史館者皆貶逐景儉未至漳州而元稹作相改授楚州刺史議者以景儉使酒凌忽宰臣詔令纔行遽遷大郡稹懼其物議追還授少府少監從坐者皆召還而景儉竟以忤物不得志而卒景儉疏財尚義雖不厲名節死之日知名之士咸惜之景儉弟景儒景信景仁皆有藝學知名於時景信景仁皆登進士第

史臣曰仲尼有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而渤論考第仲方駮謚誠知後悔不能息言可謂狷歟當賊泩挾邪之辰羣公結舌而

寢默而中敏李甘元裕或肆其言或奮其筆暴揚醜迹不憚擦鬚謂之爲狂即有遺恨比夫請劒斷佞亦可同年而語也南紀有良史才足以自立而協比權幸顛沛終身君子愼獨庸可忽諸吳儉自負太過蕩而無檢良驥跅弛之患也

贊曰張李切言利刃決雲裴諫方士深誠愛君言排賊注高李不羣漢儉朋比夫何足云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一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二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令狐楚 楚弟定 楚子緒 綯 綯子滈 渙　牛僧孺 僧孺子蔚 蔚子徽

蕭俛 俛弟傑 傑從弟倣 倣子廩　李石 石弟福

令狐楚字殼士自言國初十八學士德棻之裔祖崇亮綿州昌明縣令父承簡太原府功曹家世儒素楚兒童時已學屬文弱冠應進士貞元七年登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才欲以禮辟召懼楚不從乃先聞奏而後致聘楚以父掾太原有庭闈之戀又感拱厚意登第後徑往桂林謝拱不預宴遊乞歸奉養即還太原人皆義之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高其行義皆辟爲從事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歷殿中侍御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爲頗稱之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譁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

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丁父憂以孝聞免喪
徵拜右拾遺改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母憂去官服闋以刑部員外
郎徵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楚與皇甫鎛蕭俛同年登進士第元和
九年鎛初以財賦得幸薦俛楚俱入翰林充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
舍人皆居内職時用兵淮西言事者以師久無功宜宥賊罷兵唯裴
度與憲宗志在殄寇十二年夏度自宰相兼彰義軍節度淮西招撫
宣慰處置使宰相李逢吉與度不協與楚相善楚草度淮西招撫使
制不合度旨度請改制内三數句語憲宗方責度用兵乃罷逢吉相
任亦罷楚内職守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四月出爲華州刺史其年
十月皇甫鎛作相其月以楚爲河陽懷節度使十四年四月裴度出
鎮太原七月皇甫鎛薦楚入朝自朝議郎授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與鎛同處台衡深承顧待十五年正月憲宗崩詔楚爲山陵
使仍撰哀册文時天下怒皇甫鎛之奸邪穆宗即位之四日群臣素
服班於月華門外宣詔貶鎛將殺之會蕭俛作相託中官救解方貶

崖州物議以楚因鎛作相而逐裴度群情共怒以蕭俛之故無敢措言其年六月山陵畢會有告楚親吏贓汙事發出爲宣歙觀察使楚充奉山陵時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翰林陰陽官等同隱官錢不給工徒價錢移爲羨餘十五萬貫上獻怨訴盈路正牧等下獄伏罪皆誅楚再貶衡州刺史時元稹初得幸爲學士素惡楚與鎛膠固希寵稹草楚衡州制略曰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擢居禁近異端斯害獨見不明密隳討伐之謀潛附姦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取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深恨稹長慶元年四月量移郢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二年十一月授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陝虢觀察使制下旬日諫官論奏言楚所犯非輕未合居廉察之任上知之遽令追制時楚已至陝州視事一日矣復授賓客歸東都時李逢吉作相極力援楚以李紳在禁密沮之未能擅柄敬宗即位逢吉逐李紳尋用楚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其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汴宋亳觀察等使汴軍素驕累逐主帥

前後韓弘兄弟率以峻法繩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長於撫理前鎮河陽代烏重胤移鎮滄州以河陽軍三千人爲牙卒卒咸不願從中路叛歸又不敢歸州聚於境上楚初赴任聞之乃疾驅赴懷州潰卒亦至楚單騎喻之咸令櫜弓解甲用爲前驅卒不敢亂及莅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爲治去其太甚軍民咸悅翕然從化後竟爲善地汴帥前例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獨不取以其羨財治廨舍數百間大和二年九月徵爲戶部尚書三年三月檢校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其年十一月進位檢校右僕射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奏故東平縣爲天平縣屬歲旱儉人至相食楚均富贍貧而無流亡者六年二月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等使楚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所利而利之雖屬歲旱人無轉徙楚始自書生隨計成名皆在太原實如故里及是秉旄作鎮邑老歡迎楚綏撫有方軍民胥悅七年六月入爲吏部尚書仍檢校右僕射故事檢校官高者便從其班楚以正官三品不宜從二品

之列請從本班優詔嘉之九年六月轉太常卿十月守尚書左僕射
進封彭陽郡開國公十一月李訓兆亂京師大擾訓亂之夜文宗召
右僕射鄭覃與楚宿于禁中商量制勑上皆欲用爲宰相楚以王涯
賈餗冤死敘其罪狀浮泛仇士良等不悅故輔弼之命移於李石乃
以本官領鹽鐵轉運等使先是鄭注上封置搉茶使額鹽鐵使兼領
之楚奏罷之曰伏以江淮數年已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歎未平
今夏及秋稍校豐稔方須惠卹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搉茶實爲蠹政
蓋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於官場中栽植
摘茶葉於官場中造作有同兒戲不近人情方在恩權孰敢沮議朝
班相顧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聲今宗社降靈姦兇盡戮聖明垂祐
黎庶合安微臣蒙恩兼領使務官銜之內猶帶此名俯仰若驚夙宵
知懼伏乞特迴聖聽下鑒愚誠速委宰臣除此使額緣軍國之用或
闕山澤之利有遺許臣條疏續具聞奏採造將及妨廢爲虞前月二
十一日內殿奏對之次鄭覃與臣同陳論訖伏望聖慈早賜處分一

依舊法不用新條惟納榷之時須節級加價商人轉賣必校稍貴即
是錢出萬國利歸有司既不害茶商又不擾茶戶上以彰陛下愛人
之德下以竭微臣憂國之心遠近傳聞必當感悅從之先是元和十
年出內庫弓箭陌刀賜左右街使充宰相入朝以爲翼衛及建福門
而止至是因訓注之亂悉罷之楚又奏諸道新授方鎮節度使等具
帑抹帶器仗就尚書省兵部參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若不由
舊斯爲改常未聞省閣之門忽內弓刀之器鄭注外蒙恩寵內蓄兇
狂首創奸謀將興亂兆致王璠郭行餘之輩敢驅將吏直詣闕庭震
驚乘輿騷動京國血濺朝路尸僵禁街史冊所書人神共憤既往不
咎其源尚開前件事宜伏乞速令停罷如須參謝即具公服從之又
奏請罷修曲江亭絹一萬三千七百匹迴修尚書省從之開成元年
上巳賜百寮曲江亭宴楚以新誅大臣不宜賞宴獨稱疾不赴論者
美之以權在內官累上疏乞解使務其年四月檢校左僕射興元尹
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于鎮年七十二冊贈司空謚曰

文楚風儀嚴重若不可犯然寛厚有禮門無雜賓嘗與從事宴語方酣有非類偶至立命徹席毅然色變累居重任貞操如初未終前三日猶吟詠自若疾甚諸子進藥未嘗入口曰修短之期分以定矣何須此物前一日召從事李商隱曰吾氣魄已殫情思俱盡然所懷未巳強欲自寫聞天恐辭語乖舛子當助我成之即秉筆自書曰臣永惟際會受國深恩以祖以父皆蒙褒贈有弟有子並列班行全腰領以從先人委體魄而事先帝此不自達誠爲甚愚但以永去泉扃長辭雲陛更陳尸諫猶進瞽言雖號叫而不能豈誠明之敢忘今陛下春秋鼎盛寰海鏡清是修教化之初當復理平之始然自前年夏秋巳來貶譴者至多誅戮者不少望普加鴻造稍霽皇威殁者昭洗以雲雷存者霑濡以雨露使五穀嘉熟兆人安康納臣將盡之苦言慰臣永蟄之幽魄書訖謂其子緒綯曰吾生無益於人勿請謚號葬日勿請鼓吹唯以布車一乘餘勿加飾銘誌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當殁之夕有大星霣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廷楚端坐與家人告訣

言已而終嗣子奉行遺言詔曰生爲名臣歿有理命終始之分可謂兩全鹵簿哀榮之末節難違往意誄謚國家之大典須守彝章鹵簿宜停易名須準舊例後絪貴累贈至太尉有文集一百卷行於時所撰憲宗哀冊文辭情典鬱爲文士所重

楚弟定字履常元和十一年進士及第累辟使府大和九年累遷至職方員外郎弘文館直學士檢校右散騎常侍桂州刺史桂管都防禦觀察等使卒贈禮部尚書

緒以蔭授官歷隨壽汝三郡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請立碑頌德緒以弟絪在輔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顧弟絪官不因人出自宸衷臣伏覩詔書以臣刺汝州日粗立政勞吏民求立碑頌尋乞追罷臣任隨州日郡人乞留得上下考及轉河南少尹加金紫此名已聞於日下不必更立碑頌乞賜寢停宣宗嘉其意從之

絪字子直大和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弘文館校書郎開成初爲左拾遺二年丁父喪服闋授本官尋改左補闕史館修撰累遷庫部戸部

員外郎會昌五年出爲湖州刺史大中二年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
誥其年召入充翰林學士三年拜中書舍人襲封彭陽男食邑三百
戶尋拜御史中丞四年轉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其年改兵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綯以舊事帶尚書省官合先省上上日同列集於
少府監時白敏中崔龜從曾爲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乃改
集於太常禮院龜從手筆志其事於壁綯輔政十年累官至吏部尚
書右僕射涼國公食邑二千戶十三年罷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等節度使咸通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
節度使三年冬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進食邑至三千戶九年徐州戍兵龐
勛自桂州擅還七月至浙西沿江自白沙入濁河剽奪舟船而進綯
聞勛至遣使慰撫供給芻米都押衙李湘白綯曰徐兵擅還必無好
意雖無詔命除討權變制在藩方昨其黨來投言其數不踰二千而
虛張舟航旗幟恐人見其實涉境已來心頗憂惴計其水路須出高

郵縣界河岸斗峻而水深狹若出奇兵邀之俾荻船縱火於前勁兵奮擊於後敗走必矣若不於此誅鋤俟齊淮泗合徐人負怨之徒不下十萬則禍亂非細也絪性懦緩又以不奉詔命謂湘曰長淮已南他不爲暴從他過去餘非吾事也其年冬龐勛殺崔彥曾據徐州聚衆六七萬徐無兵食乃分遣賊帥攻剽淮南諸郡滁和楚壽繼陷穀食既盡淮南之民多爲賊所敗時兩淮郡縣多陷唯杜慆守泗州賊攻之經年不能下初詔絪爲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攻泗州急絪令李湘將兵五千人援之賊聞湘來援遣人致書于絪辭情遜順言朝廷累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旦夕圖去之即束身請命願相公保任之絪即奏聞請賜勛節鉞仍誡李湘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緣是湘軍解甲安寢去警徹備日與賊軍相對歡笑交言一日賊軍乘間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縶送徐州爲賊蒸而食之湘與監軍郭厚本爲龐勛斷手足以徇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約勇敢知名浙軍未至而

湘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旗幟爲交鬭之狀行約軍望見急趨之千人並爲賊所縛送徐州絪旣喪師朝廷以左衛大將軍徐州西南面招討使馬舉代絪爲淮南節度使十二年八月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十三年以本官爲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進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卒子滈渙渢

滈少舉進士以父在內職而止及絪輔政十年滈以鄭顥之親驕縱不法日事遊宴貪貨盈門中外爲之側目以絪黨援方盛無敢措言及懿宗即位訟者不一故絪罷權軸旣至河中上言曰臣男滈爰自孩提便從師訓至於詞藝頗及輩流會昌二年臣任戶部員外郎時已令應舉至大中二年猶未成名臣自湖州刺史蒙先帝擢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尋充學士繼叨渥澤遂忝樞衡事體有妨因令罷舉自當廢絕一十九年毋遣退藏更令勤勵臣以祿位逾分齒髮已衰男滈年過長成未霑一第犬馬私愛實切憫傷臣二三年來頻乞罷免每年取得文解意待纔離中書便令赴舉昨蒙恩制寵以近藩伏緣

已逼禮部試期便令就試至於與奪出自主司臣固不敢撓其衡柄臣初離機務合具上聞昨延英奉辭本擬面奏伏以戀恩方切陳誠至難伏冀宸慈察臣丹懇詔令就試是歲中書舍人裴坦權知貢舉登第者三十人有鄭義者故戶部尚書澣之孫裴弘餘故相休之子魏當故相扶之子及滈皆名臣子弟言無實才諫議大夫崔瑄上疏論之曰令狐滈昨以父居相位權在一門求請者詭黨風趨妄動者群邪雲集每歲貢闈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雖出於綯取捨全由於滈喧然如市旁若無人權動寰中勢傾天下及綯罷相作鎮之日便令滈納卷貢闈豈可以父在樞衡獨撓文柄請下御史臺按問文解日月者奏疏不下滈既及第釋褐長安尉集賢校理咸通二年遷右拾遺史館修撰制出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各上疏極論滈云恃父秉權恣受貨賂取李琢錢除琢安南都護遂致蠻陷交州張雲言大中十年綯以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郎中李鄴爲虁王已下侍讀欲立虁王爲東宮欲亂先朝子弟之序滈內倚鄭顥人誰敢言時

絢在淮南累表自雪懿宗重傷大臣意貶雲爲興元少尹蛻爲華陰令改滈詹事府司直滈爲衆所非宦名不達渙渢俱登進士第渙位至中書舍人定子緘緘子澄湘澄亦以進士登第累辟使府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後祖紹父幼簡官卑僧孺進士擢第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伊闕尉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禮部員外郎元和中改都官知臺雜尋換考功員外郎充集賢直學士穆宗即位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其年十一月改御史中丞以州府刑獄淹滯人多冤抑僧孺條疏奏請按劾相繼中外肅然長慶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爲之申理僧孺堅執不回穆宗面喻之曰直臣事雖僭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姦雄正爲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守法面賜金紫二年正月拜戶部侍郎三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

辛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爲廝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皆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敬宗即位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封奇章子邑五百戶十二月加金紫階進封郡公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寶曆中朝廷政事出於邪倖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群小拜章求罷者數四帝曰俟予郊禮畢放卿及穆宗祔廟郊報後又拜章陳退乃於鄂州置武昌軍額以僧孺檢校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鄂岳蘄黃觀察等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板築賦菁茆以覆之吏緣爲奸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茆苫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之以塼以當苫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屬郡沔州與鄂隔江相對虛張吏員乃奏廢之以其所管漢陽汶川兩縣隸鄂州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吏部尚書凡鎮江夏五年大和三年李宗閔輔政屢薦僧孺有

才不宜居外四年正月召還守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五年正月幽州軍亂逐其帥李載義文宗以載義輸忠於國遽聞失帥駭然急召宰臣謂之曰范陽之變奈何僧孺對曰此不足煩聖慮且范陽得失不繫國家休戚自安史已來翻覆如此前時劉總以土地歸國朝廷耗費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于天府尋復爲梗至今日誠亦由前也載義但因而撫之俾扞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賴也假以節旄必自陳力不足以逆順治之帝曰吾初不詳思卿言是也即日命中使宣慰尋加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六年吐蕃遣使論董勃義入朝修好俄而西川節度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德裕又上利見云若以生羌三千出戎不意燒十三橋擣戎之腹心可以得志矣上惑其事下尚書省議衆狀請如德裕之策僧孺奏曰此議非也吐蕃疆土四面萬里失一維州無損其勢況論董勃纔還劉元鼎未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敵次之今一朝失信戎醜得以爲詞聞贊普牧馬茹川俯於秦隴若東襲隴坂

徑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而發兵枝梧駭動京國事或及此雖得百維州亦何補也上曰然遂詔西川不內維州降將僧孺素與德裕仇怨雖議邊公體而怙德裕者以僧孺害其功誘論沸然帝亦以為不直其年十二月檢校左僕射兼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時中尉王守澄用事多納纖人竊議時政禁中事密莫知其說一日延英對宰相文宗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僧孺奏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既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為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茲地耶旬日間三上章請退不許會德裕黨盛垂將入朝僧孺故得請上既受左右邪說急於太平奸人伺其銳意故訓注見用數年之間幾危宗社而僧孺進退以道議者稱之開成初搢紳道喪閽寺弄權僧孺嫌處重藩求歸散地累拜章不允凡在淮甸六年開成二年五月

加檢校司空食邑二千戶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僧孺識量弘遠心居事外不以細故介懷洛都築第於歸仁里任淮南時嘉木怪石置之階廷館宇清華竹木幽邃常與詩人白居易吟詠其間無復進取之懷三年九月徵拜左僕射仍令左軍副使王元直齎告身宣賜舊例留守入朝無中使賜詔流例恐僧孺退讓促令赴闕僧孺不獲已入朝屬莊恪太子初薨延英中謝日語及太子乃懇陳父子君臣之義人倫大經不可輕移國本上爲之流涕是時宰輔皆僧孺僚舊未嘗造其門上頻宣召託以足疾久之上謂楊嗣復曰僧孺稱疾不任趨朝未可即令自便四年八月復檢校司空兼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戶辭日賜觚散樽杓等金銀古器令中使喻之曰以卿正人賜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奏曰漢南水旱之後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請行方允武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會昌二年李德裕用事罷僧孺兵權徵爲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少師大中初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貞僧孺少與李宗

閔同門生尤爲德裕所惡會昌中宗閔棄斥不爲生還僧孺數爲德裕掎摭欲加之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人望式瞻無以伺其隙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犢子之讖以斥僧孺又目爲太牢公其相憎恨如此僧孺二子蔚藂

蔚字大章十五應兩經舉大和九年復登進士第三府辟署爲從事入朝爲監察御史大中初爲右補闕屢陳章疏指斥時病宣宗嘉之曰牛氏子有父風差慰人意尋改司門員外郎出爲金州刺史入拜禮吏二郎中以祀事準禮天官司所掌班列有恃權越職者蔚奏正之爲時權所忌左授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踰月權臣罷免復徵爲吏部郎中兼史館修撰遷左諫議大夫咸通中爲給事中延英謝日面賜金紫蔚封駮無避帝嘉之踰歲遷戶部侍郎襲封奇章侯以公事免歲中復本官歷工禮刑三尚書咸通末檢校兵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在鎮三年時中官用事急於賄賂屬徐方用兵兩中尉諷諸藩貢奉助軍蔚盡索軍府之有三十萬端匹隨表進納中官

怒即以神策將吳行魯代還及黄巢犯闕乃自京師奔迶避地山南拜章請老以尚書左僕射致仕卒累贈太尉子循徽

徽咸通八年登進士第三佐諸侯府得殿中侍御史賜緋魚入朝爲右補闕再遷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曹猥濫吏爲姦弊每歳選人四千餘員徽性貞剛特爲起請由是銓敘稍正能否旌別物議稱之巢賊犯京師父蔚方病徽與其子自扶藍輿投竄山南閣路險俠盜賊縱横谷中遇盜擊徽破首流血被體而捉輿不輟盜苦迫之徽拜之曰父年高疾甚不欲驚動人皆有父幸相垂恤盜感之而止及前谷又逢前盜相告語曰此孝子也即同舉輿延於其家以帛封瘡饋飲奉蔚留之信宿得達梁州故吏感恩爭來奔問時僖宗已幸成都徽至行朝拜章乞歸侍疾已除諫議大夫不拜謂宰相杜讓能曰願留兄循在朝以當門戸乞侍醫藥時循爲給事中丞相許之其年鍾家艱執喪梁漢既除以中書舍人徵未赴疾作以舍人綸制之地不可曠官請授散秩改給事中從駕還京至陳倉疾甚經年方間宰相張

濬為招討使奏徽為判官檢校左散騎常侍詔下鳳翔促令赴闕徽謂所親曰國步方艱皇居初復帑廩皆虛正賴群臣協力同心王室而於破敗之餘圖雄霸之舉俾諸侯離心必貽後悔也以吾衰疾之年安能為之扞難辭疾不起明年濬敗召徽為給事中楊復恭叛歸山南李茂貞上表請自出兵粮問罪但授臣招討使奏不待報茂貞與王行瑜軍已出疆上怒其專不時可之茂貞恃強章疏不巳昭宗延英召諫官宰相議可否以邠鳳皆有中人內應不敢極言相顧辭遜上情不悅徽奏曰兩朝多難茂貞實有翼衛之功惡諸楊阻兵意在嫉惡所造次者不俟命而出師也近聞兩鎮兵入界多有殺傷陛下若不處分梁漢之民盡矣須授以使名明行約束則軍中爭不畏法帝曰此言極是乃以招討之命授之及茂貞平賊自恃寖驕多撓國政命杜讓能料兵討之徽諫曰岐是國門茂貞倔強不顧禍患萬一蹉跌挫國威也不若漸以制之及師出復召徽謂之曰卿能斟酌時事岐軍烏合朕料必平卿以為捷在何日徽對曰臣忝侍從諫諍

之列所言軍國據理陳聞如破賊之期在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臣之職也而王師果剏大臣被害徽尋改中書舍人歲中遷刑部侍郎封奇章男崔沆連結汴州惡徽言事改散騎常侍不拜換太子賓客天復初賊臣用事朝政不綱拜章請罷詔以刑部尚書致仕乃歸樊川別墅病卒贈吏部尚書

藝字表齡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出佐使府歷踐臺省乾符中位至劍南西川節度使黃巢之亂從幸西川拜太常卿以病求為巴州刺史不許駕還拜吏部尚書襄王之亂避地太原卒子嶠位至尚書郎

蕭俛字思謙曾祖太師徐國公嵩開元中宰相祖華襲徐國公肅宗朝宰相父恒贈吏部尚書皆自有傳俛貞元七年進士擢第元和初復登賢良方正制科拜右拾遺遷右補闕元和六年召充翰林學士七年轉司封員外郎九年改駕部郎中知制誥內職如故坐與張仲方善仲方駁李吉甫謚議言用兵徵發之弊由吉甫而生憲宗怒貶仲方俛亦罷學士左授太僕少卿十三年皇甫鎛用事言於憲宗拜

俛御史中丞俛與鑄及令狐楚同年登進士第明年鑄援楚作相二人雙薦俛於上自是顧眄日隆進階朝議郎飛騎尉襲徐國公賜緋魚袋穆宗即位之月議命宰相令狐楚援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賜金紫之服八月轉門下侍郎十月吐蕃寇涇原命中使以禁軍援之穆宗謂宰臣曰用兵有必勝之法乎俛對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主不得已而用之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務招懷不為掩襲古之用兵不斬祀不殺厲不擒二毛不犯田稼安人禁暴師之上也如救之甚於水火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此必勝之道也如或縱肆小忿輕動干戈使敵人怨結師出無名非唯不勝乃自危之道也固宜深慎帝然之時令狐楚左遷西川節度使王播廣以貨幣賂中人權幸求為宰相而宰相段文昌復左右之俛性嫉惡延英面言播之纖邪納賄喧於中外不可以汙台司事已垂成帝不之省俛三上章求罷相任長慶元年正月守左僕射進封徐國公罷知政事俛居相位孜孜正道重慎名器每除一官常慮乖當故鮮有簡拔而涉剋深

然志嫉奸邪脫屣重位時論稱之穆宗乗章武恢復之餘即位之始兩河廓定四鄙無虞而俛與段文昌屢獻太平之策以爲兵以靜亂時已治矣不宜黷武勸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既荒縱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籍之卒合而爲盜伏於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一呼而遺卒皆至朝廷方徵兵諸藩籍既不充尋行招募烏合之徒動爲賊敗由是復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俛性介獨持法守正以已輔政日淺超擢太驟三上章懇辭僕射不拜詔曰蕭俛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不失其道既罷樞務俾居端揆朕欲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繼有讓章至於三四敦諭頗切陳乞彌堅成爾謙光移之選部可吏部尚書俛又以選曹簿書煩雜非攝生之道乞換散秩其年十月改兵部尚書二年以疾表求分司不許三月改太子少保尋授同州刺史寶曆二年復以少保分司東都文宗即位授檢校左僕射守太子少師俛稱疾篤不任赴闕

乞罷所授官詔曰新除太子少師蕭俛代炳台耀躬茂天爵文可以經緯邦俗行可以感動神祇夷澹粹和精深敏直進退由道周旋令名近以師傅之崇疇于舊德俾從優逸冀保養頤而抗疏懇辭勇退知止嘗亦敦諭確乎難拔遂茲牢讓以厚時風可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致仕俛趣尚簡潔不以聲利自汚在相位時穆宗詔撰故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神道碑對曰臣器褊狹此不能強王承宗先朝阻命事無可觀如臣秉筆不能溢美或撰進之後例行貺遺臣若公然阻絶則違陛下撫納之宜僶俛受之則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願爲之秉筆帝嘉而免之俛家行尤孝母韋氏賢明有禮理家甚嚴俛雖爲宰相侍母左右不異褐衣時丁母喪毀瘠踰制免喪文宗徵詔懇以疾辭既致仕于家以洛都官屬賓友避歲時請謁之煩乃歸濟源別墅逍遥山野嘯詠窮年八年以莊恪太子在東宮上欲以耆德輔道復以少師徵之俛令弟傑奉表京師復納制書堅辭痼疾詔曰不待年而求謝於理身之道則至矣其如朝廷之望何朕以肇

建元良精求師傅遐想漢朝故事玄成石慶當時重德咸歷此官吾以元子幼冲切於師訓欲以賴汝發明古今冀忠孝之規日聞于耳特遣左右至於林園而卿高道翛然屏絶趨進復遣令弟還吾詔書天爵自優冥鴻方遠不轉之志其堅若山循省來章致煩爲愧終以吕尚之秩遂其疎曠之心勵俗激貪所補多矣有益於政寄聲以聞亦有望於舊臣矣可太子太傅致仕開成二年俛弟俶授楚州刺史辭日文宗謂俶曰蕭俛先朝名相觔力未衰可一來京國朕賜俛詔書匹帛卿便賫至濟源道吾此意詔曰卿道冠時髦業高儒行著作礪濟川之効弘致君臣國之規留芳巖廊逸老林壑累降褒詔亟加崇秩而志不可奪情見乎辭鴻飛入冥吟想增歎今賜絹三百匹便令蕭俶宣示俛竟不起卒

傑字豪士元和十二年登進士第累官侍御史遷主客員外郎大和九年十月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愼選叅佐李訓以傑檢校工部郎中充鳳翔隴觀察判官其年十一月鄭注誅傑爲鳳翔監軍使所害俶

以蔭授官大和中累遷至河南少尹九年五月拜諫議大夫開成二年出爲楚州刺史四年三月遷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都團練觀察使會昌中入爲左散騎常侍遷檢校刑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大中初坐在華州時斷獄不法授太子賓客分司四年檢校戶部尚書兗州刺史兗沂海節度使復入爲太子賓客大中十二年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倪從父弟傚

傚父悟恒之弟也悟仕至大理司直傚大和元年登進士第大中朝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咸通初遷左散騎常侍懿宗怠臨朝政僻於奉佛內結道場聚僧念誦又數幸諸寺施與過當傚上疏論之曰臣聞玄祖之道由慈儉爲先而素王之風以仁義爲首相沿百代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絕塵中非爲帝王而所能慕也昔貞觀中高宗在東宮以長孫皇后疾亟嘗上言曰欲請度僧以資福事后曰爲善有徵吾未爲惡善或無報求福非宜且佛者異方之教所可

存而勿論豈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論爲文德日毋后之論尚能如斯哲王之謨安可反是伏覩陛下留神天竺屬意桑門内設道場中開講會或手録梵筴或口揚佛音雖時啓於延英從容四輔慮稍稀於聽政廢失萬機居安思危不可忽也夫從容者君也必疇咨於臣盡忠臣救外逆其耳内沃其心陳皐陶之謨述仲虺之誥發揮王道恢益帝圖非賜對之閒徒侍坐而已夫廢失者上拒其諫下希其旨言則狎玩意在順從漢重神仙東方朔著十洲之記梁崇佛法劉孝儀詠七覺之詩致祠禱無休講誦不已以至大空海内中輟江東以此言之是廢失也然佛者當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漢晉已來互興寶刹姚石之際亦有高僧或問以苦空究其不滅止聞有性多曰忘言執著貪緣非其言也必乞陛下力求民瘼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立至侯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幸罷講筵頻親政事昔年韓愈已得罪於憲宗今日微臣固甘心於遐徼疏奏帝甚嘉之四年本官權知貢舉遷禮部侍郎轉户部以檢校工部尚書出爲滑州刺

史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處置等使在鎭四年滑臨黃河頻年水潦河流泛溢壞西北隄倣奏移河四里兩月畢功畫圖以進懿宗嘉之就加刑部尚書入爲兵部尚書判度支轉吏部尚書選序平允咸通末復爲兵部尚書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中書門下二侍郎兼戶部兵部尚書遷左右僕射改司空弘文館大學士蘭陵郡開國侯俄而盜起河南內官握兵王室濁亂倣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倣性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於公厨取之倣知而命還促買於市遇亂不至京師而卒

子廩咸通二年進士擢第累遷尚書郎乾符中以父出鎭南海免官侍行中和中徵爲中書舍人再遷京兆尹僖宗再幸山南廩以疾不能從襄王僭竊廩宗人遘受僞署廩懼自洛避地河朔鎭冀節度使王鎔館之於深州光化三年卒廩貞退寡合綽有家法初從父南海地多穀紙倣勅子弟繕寫缺落文史廩白曰家書缺者誠宜補葺然

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賫當須筴笥人觀兼秉謂是貨財古人
慝以之嫌得爲深誡倣曰吾不之思也故濁亂之際克保令名子頎
亦登進士第後官位顯達
李石字中玉隴西人祖堅父明石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從涼國公
李聽歷四鎮從事石機辯有方略尤精吏術藩府稱之自聽征伐常
司留使務事無不辦大和三年爲鄭滑行軍司馬時聽握兵河北令
石入朝奏事占對明辯文宗目而嘉之府罷入爲工部郎中判鹽鐵
案五年改刑部郎中由兵部郎中令狐楚請爲太原節度副使七年
拜給事中九年七月權知京兆尹事十月遷戶部侍郎判度支事文
宗自德裕宗閔朋黨相傾大和七年已後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
擢用新進孤立庶幾無黨以革前弊故賈餗舒元輿驟階大用及訓
注伏誅欲用令狐楚尋而中輟石自朝議郎加朝議大夫以本官同
平章事判使如故石器度豁如當官不撓自京師變亂之後宦者氣
盛凌轢南司延英議事中貴語必引訓以折文臣石與鄭覃嘗謂之

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
勢稍抑搢紳賴之是時踰月人情不安帝謂侍臣曰如聞人心尚未
安帖比日何如石對曰比日甚寒蓋刑殺太過致此陰沴昨聞鄭注
到鳳翔招募士卒不至捕索誅夷不已臣恐邊上聞之乘此生事宜
降詔安喻其心從之江西湖南兩道觀察使以新經訓注之亂吏卒
多死進官健衣粮一百二十分充宰相募召從人石奏曰宰相上弼
聖政下理群司苟忠正無私宗社所祐縱逢盜賊兵不能傷若事涉
隱欺心懷矯妄雖有防衛鬼得而誅臣等願推赤心以荅聖獎孟軻
知非臧氏孔子不畏匡人其兩道所進衣粮並望停寢依從前制置
秖以金吾手力引從可之帝又曰宰相之任在選賢任能石曰臣與
鄭覃常以此事爲切但以人各有求苟遂所欲則美譽至稍不如意
則謗議生只宜各委所司薦用臣等擇可授之則物議息矣其年十
二月中使田令操劉行深巡邊迴走馬入金光門從者訛言兵至百
官朝退倉惶駭散有不及束帶韈而乘者市人叫譟塵坌四起二相

在中書人吏稍散鄭覃曰耳目頗異且宜出去石曰事勢不可知但宜堅坐鎮之冀將寧息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必若繼亂走亦何逃任重官崇人心所屬不可忽也石視簿書沛然自若京城無賴之徒皆戎服兵仗北望闕門以俟變內使連催閉皇城門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其徒立望仙門下謂中使曰假如有賊閉門不晚請徐觀其變無宜自弱晡晚方定是日苟非石之鎮靜君賞之禦侮幾將亂矣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放京畿一年租稅及正至端午進奉並停三年其錢代充百姓紐配錢諸道除藥物口味茶菓外不得進獻諸司宣索製造並停三年赦後紫宸宣對鄭覃曰陛下改元御殿全放京畿一年租稅又停天下節鎮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上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時省覽之十道黜陟使發日付與公事根本令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石以從前德音雖降人君不能守姦吏從而違之故有內置之奏以諷之尋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

士領鹽鐵轉運使上御紫宸論政曰爲國之道致治甚難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易臣聞文王陟降在上陛下推赤誠上達于天何憂不治上又曰治亂由人邪正由時運耶鄭覃對曰由聖帝由忠臣是由人也石曰亦由時運九廟聖靈鍾德於陛下時也陛下行已之道則是由人而前代帝王甚有德者當亂離無柰何之際又安得不推運耶帝曰卿言是也石又奏咸陽令韓遼請開興成渠舊漕在咸陽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自秦漢已来疏鑿其後堙廢昨遼計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輓之勤則轅下牛盡得歸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王涯已前已曾陳奏實秦中之利但恐徵役今非其時上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慮也石辭領使務八月罷鹽鐵轉運使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録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爲蔽之不欲人彈劾此大謬也但知能則舉舉不失

職則奨之自然易得其人何必容隱二年正月五日石自親仁里將
曙入朝盜發於故郭尚父宅引弓追及矢纔破膚馬逸而迴盜已伏
坊門揮刀斫石斷馬尾竟以馬逸得還私第上聞之駭愕遣中使撫
問賜金瘡藥因差六軍兵士三十人衛從宰相是日京師大恐常參
官入朝者九人而已旬日方安石拜章辭位者三乃加金紫光祿大
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李訓之亂人情危迫天
子起石於常寮之中付以衡柄石以身徇國不顧患難振舉朝綱國
威再復而中官仇士良切齒惡之而伏戎加害天子深知其故畏偪
而不能理乃至罷免及石赴鎮賜宴之儀並闕人士傷之恥君子之
道消也石至鎮表讓中書侍郎乃加檢校兵部尚書兼平章事武宗
即位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昌三年十月加檢校司空平章事隴
西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時
澤潞劉稹阻兵以石嘗爲太原副使諳練北門軍政故代劉沔鎮之
初沔以兵三千人戍橫水王師之討澤潞也王逢軍於榆社訴兵少

請益之詔石以太原之卒赴榆社石乃割横水戍卒一千五百人令别將楊弁率之以赴王逢舊例發軍人給二縑石以支計不足量減一匹軍人聚怨又將及歲除促令上路衆愈不悦楊弁乗其釁謀亂出言激動軍人四年正月軍亂逐石朝廷乃以晋絳觀察使崔元式代還五年檢校司徒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畿汝都防禦使以太子少保分司卒

石弟福字能之太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石爲宰相自薦弟於延英言福才堪理人授監察御史累遷尚書郎出爲商鄭汝潁四州刺史大中時檢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累遷刑部戸部尚書乾符初以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節度四年草賊王仙芝徒黨數萬寇掠山南福團練鄉兵屯集要路賊不敢犯其秋賊陷岳鄂饒信等州十二月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温求援於福福即自率州兵及沙陀五百騎赴援時賊已陷江陵之郛聞福兵至乃退去僖宗

嘉之就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歸朝終於太子太傅

史臣曰彭陽奇章起徒步而昇台鼎觀其人文彪炳潤色邦典射策命中橫絕一時誠俊賢也而峩冠曳組論道於皐夔之伍孰曰不然如能蹈道匪躬中立無黨則其善盡矣蕭太師貞獨嫉惡不爲利回不以夷惠儗之俾之經綸則其道至矣開成之始帝道方淪石於此時欲振頹緒幾嬰戕賊可爲咄嗟多僻之時止堪太息○贊曰喬松孤立蘿蔦夤緣柔附淩雲豈曰能賢嗚呼楚孺道喪曲全蕭李相才致之外篇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二